

四書寶鑑

十孟子

梁惠王





新刊段蒙分章句解四書寶鑑孟子卷之十

莆田寒松 陳文珙 編集

梁惠王章句上

節解孟子見梁惠王惠王魏侯也都於大梁之也薛將王

王曰叟古人稱長者老者謂之叟不遠千里而來自鄰至

為我大梁之國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不特我梁國有

謀國策而有利於我之國乎發明禮不行於戰國也

有梁惠王者甲禮厚幣以招賢者其於九二之才知所崇矣

孟氏之至也喜其來而悲其晚所以其經綸之濟也王於

意以千計也亦不以為表而來其謂之曰叟自鄰至

我焉之不然固非所望於夫子亦豈夫子不遠千里之

甲禮





沂心乎夫惠王發問之陋如此是蓋囿於晉魯  
之移而不能有按者實有孤孟氏之望者矣  
道之招賢者之意亦帶說註中甲禮學幣不中甲禮學幣上  
見之招賢者之意亦帶說註中甲禮學幣不中甲禮學幣上  
於此也故因禮以見君焉○王曰叟一節時君喜大賢之來  
而禮以見君焉○王曰叟一節時君喜大賢之來  
其來而屬以私其幾許矣

節解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孟子遂對曰吾王相見亦有仁  
義而已矣治國不貴於利亦有人性中之仁義而止矣仁者  
要於此自此之破明孟子對之曰吾王盛禮幣以招賢將以  
外更無他道破明孟子對之曰吾王盛禮幣以招賢將以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仁義者聖賢博心之要法也  
王制治之宏規自仁義之興非惟不當言而亦不必言也  
聖意王何必曰利一句空盡仁義之興非惟不當言而亦不必言也  
賢節時君而禮之破明孟子對之曰吾王盛禮幣以招賢將以  
德也○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仁義者聖賢博心之要法也

三合大賢見君必因非所問而深闢之焉

節解王曰何以利吾國吾王有國者也國君為大夫士庶人  
之所視效王先求利而曰何以利吾國

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大夫有家者也為大夫者將士庶人  
之所視效而曰何以利吾家

曰何以利吾身而曰何以利吾之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為諸侯者取大夫庶人之利為大夫士庶人者取諸侯之利是上下交取乎利必將有弑奪之禍而國家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為人所弑者天子而必千乘之家必千乘之  
為人所弑者天子而必千乘之家必千乘之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為人所弑者大夫而必百乘之家必百乘之  
為人所弑者大夫而必百乘之家必百乘之

蓋以勢之萬取千焉取一於君萬乘之中千取百焉取一於  
相近故也萬取千焉取一於君萬乘之中千取百焉取一於

百乘而不為不多矣上下之分中取其一為不多矣宜乎  
為大夫而不為不多矣上下之分中取其一為不多矣宜乎

苟為後義而先利而後利以義為後不奪不廢君而盡奪之其  
心未厭足也此言求利之害也發明君身者萬化之本王言者

以明上文何以曰利之意也發明君身者萬化之本王言者

以明上文何以曰利之意也發明君身者萬化之本王言者

以明上文何以曰利之意也發明君身者萬化之本王言者



一國之機王不言利則亦已矣苟曰何以利吾國取乎下  
以利國者無所不為矣則利言一唱人皆效尤大夫曰何以  
利吾家士無不曰何以利吾身此取乎上以利家身者無  
所不為矣天地間財貨只有此數不在上則在下下交征  
於利則互生黨隙而凶于而國矣且天子萬乘則試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公卿其人也諸侯千乘則試其君者必百乘之  
家而大夫其人也蓋觀觀之念多起於親近之臣而不親之  
謀必生於密近之勢者也思昔先王建國以親諸侯上而諸  
侯千乘諸侯大夫取十之一而得百馬是封建也者帝王  
所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大端大本之所存也臣之於君十  
分而取其一不為不多矣故知其義之當得而安之可也苟  
為後義先利吾知隄防既失欲心無厭千乘者曰吾亦可以  
萬也百乘者曰吾亦可以千也必執其君而試之舉其君之  
有而無之然後決其欲而履其心不然不但已也夫以利為  
先者自以為安且久矣而莫敢誰何然不知大盜任旁已  
有窺伺之心向之盡心力而為之考適足主意王曰何以利  
為他人攘奪之資耳求利之害有如此者王意吾國就指惠  
王身上說下士無人曰句亦承上貪利來非承大夫也萬乘  
以下乃是快開就天子言與上段無干也萬取千二句以制  
也定分言即義所在也還重臣上看玩破王曰何以利之害所  
註中臣之於君可見未句應轉國危意破詳言於利之害所

以防其源也○王曰何二句大賢社時君之言利俱心以  
利之弊也○萬取千二句論臣之於君所取而皆有定分焉  
○萬取千三句既得乎臣之常數自足乎臣之常分矣○荷  
為後二句緩理而棘欲則爭端裁矣○更不合下二時君發  
利國之問大賢駭  
之以義利之辨也

節鮮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仁者必愛其親未有行仁未

義而後其君者也義者必急其君未有行義之人而不急其

仁義而仁義者必急其君未有行仁義之人而不急其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仁義者有自然之利如此

曰利利者有自然之利如此

曰利利者有自然之利如此

曰利利者有自然之利如此

曰利利者有自然之利如此

曰利利者有自然之利如此

曰利利者有自然之利如此

曰利利者有自然之利如此



能躬行以先之雖非為下親愛之而面而其下化之自有不容  
已焉仁義之利何如也夫仁義之利如此求利之害如彼吾  
王於此亦曰吾國之勢持仁義而昌隆一會晤之初惟以利為首  
回忠孝之純風言仁義可也何必會晤之始惟以利為首  
招納豪俊將以昌邦而反為危邦局也是蓋邪心之攻已塞  
其末流之弊而格心之論真可謂萬世事君者之法程也矣  
**主意** 未注有仁二句是本塞源皆是按利之本而塞其利之源也  
破 未注有仁二句是本塞源皆是按利之本而塞其利之源也  
他求也○首為後合下一觀大賢嚴義利之辨其有君無事  
時君之意深矣○王亦曰二句大賢引君全理而克欲所以  
定其志也○未有仁二合大賢告君以仁義無不利必結言  
以策之也○亦有仁至末大賢啓時君  
以循理必嚴理欲之辨而申啓之也

**節解** ○孟子見梁惠王見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  
方立於池沼之上顧瞻曰鴻曰鴈曰麋曰鹿而為在  
沼者之趣曰麋曰鹿而為任周者之趣  
曰賢者亦樂此乎  
問曰賢而有德之君亦  
喜此鴻鴈麋鹿之樂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君志在於  
民必先使民得其所以樂也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若志在於民而民亦

怨之雖有此鴻鴈麋鹿  
之樂可得而享其樂乎  
**發明** 孟子在梁而見惠王立於沼  
鳥獸寡人固籍此以為樂矣若賢者罔淫于逸罔遊於樂  
精而治且不暇而亦為此臺池鳥獸之樂乎於此可見惠  
王之詞斬而迎之意阻矣孟子於此固不以不樂而拂之亦不  
與位而俱高則樂亦與身而俱永彼不賢之君快意肆志後  
然自恣其無忌之為自以為子孫治下萬世之榮矣夫不知非  
常之禍伏於其真之中而一旦發於意  
**主意** 賢者亦樂此乎  
慮之所不及焉雖有是樂胡可保耶  
意者賢者就君言非指孟子也賢者破其漸所樂詳皆以公所  
者而後樂此二句凡虛下文詳之破其漸所樂詳皆以公所  
樂也○孟子見一節時若玩物適情因大賢之見其詞斬也  
○賢者止樂此大賢因時若漸所樂而諷之以道也○孟子  
見一合大賢見其因出其所告者而開道之焉  
**節解** 詩云經始靈臺欲經始靈臺之時  
其規摹而營之  
**庶民攻之** 以衆民而  
不日成之  
其規摹而營之  
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  
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  
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



民如子來趨父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攸所也伏不驚動也文

之舉出於至誠安其所而麀鹿濯濯肥澤可觀白鳥鶴鶴白而可愛王在

靈沼於物魚躍於詩人之嘆詞物滿也言文王在靈沼而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孟子釋詩之意言文王亦用民力為

民歡樂之樂而斯民反歡謂其臺曰靈臺斯民於所築之臺而

謂其沼曰靈沼於所鑿之沼而加樂其有麀鹿魚鼈其臺沼

而樂其所有謂麀鹿足以供文王之探者能如是乎古之人

與民偕樂良由文王能愛其民故能樂也所以能享此長久

樂此之意發明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詩云經始靈臺云云

可見矣發明魚躍夫不可勞者民之力最易失者民之心

用其力而失其心者多矣今文王其臺池之成用民之力也而

民反惟樂之趨事赴功也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以

靈名語其神也樂其有麀鹿鳥獸其有魚鼈鳥視君樂猶夫

已也文王之所以得此於民者何耶亦惟大無我之公而得

因心之宜耳蓋心通於道而道公天下之情志同於民而民

無不均之嘆有孚惠心則有孚惠我德也惟恐王之不好也

是皆民之樂與也不有以享其所樂哉故曰賢主意必講只

重釋詩上形容釋詩只叠七說去不可以必講只

三句有與民偕樂沈平時說非推此臺池鳥獸之樂於民也

詩云一節大賢引詩而釋之言聖君大得民而表其所自

止樂也聖君以樂役民而得民其有所自也文王少二句

聖君勞民而民豫亦惟公而已矣謂其臺二句民兩於聖

人游觀之所而神之者可以驗其心矣謂其臺三句民樂

言聖君獲民之深而因表其致樂之由也謂其臺三句民樂

民如子來趨父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之舉出於至誠

安其所而

麀鹿濯濯

肥澤可觀

白鳥鶴鶴

白而可愛

王在

靈沼於物

魚躍

於詩人之嘆

詞物滿也

言文王在靈沼而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

孟子釋詩之意

言文王亦用民力為

民歡樂之樂

而斯民反歡

謂其臺曰靈臺

斯民於所築之臺而

謂其沼曰靈沼

於所鑿之沼而加

樂其有麀鹿魚鼈

其臺沼



言云云吾乃亡耳是蓋發之於不可磨成之上而自謂自許其樂於無涯也民怨其虐故因云云俱亡是蓋積數十年之感而發積於顛天之辭耳以所甚愛之軀與之俱斃而不惜其有以少免其精威之劫而洩其敢怒不敢言之情者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君獨樂而不惜其民使民怨之而欲與之俱亡則百姓仇予喪無日矣雖有基地鳥獸他人是猶也豈能獨樂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夫賢者而後樂此同人于野之身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同人于宗之吝也然則人君當何法不在於賢者乎當何繼不在於不賢者乎意若孟氏其善於引君與之意亡句帶下是釋詩之詞反就為君者言勿涉上指祭身上說

節解○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惠王言我寡德盡心焉耳矣竭盡其心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內之也凶荒則移其民於河東

以就其食移其粟於河內設為轉運之講移其粟於河東凶亦然亦轉為河東之政亦是如此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人奈我鄰國之所行皆循常之故事孰有如我寡鄰國之用心者奈我鄰國之所行皆循常之故事孰有如我寡鄰國之用心者奈我鄰國之所行皆循常之故事孰有如我寡

之民不加少鄰國之民不加多寡人之民不加多我寡人之民不加多

也如何發明戰國之時若不知愛民問有能行小惠如惠王

固也無字憂勤亦既殫厥心矣何以見之人君之奏天保民

焉河內凶幸河東之熟也則移其民於河東以就食移其

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河東凶幸河內之熟也

則移民移粟所以濟河東之民猶河內也夫一轉移之間而

兩河得兼濟之美寡人用心如此察鄰國之政民貧而歛不

休特窮而賦愈急曾有加志窮民如寡人者乎夫人君用心

之少異宜斯民向背之頃殊也今鄰國之民宜少而不加少

寡人之民宜多而不加多是能盡心者不見收功而自異不

盡心者反且得效之大同所行有孤所望何感應之失常哉

此寡人之所以不能無惑焉惠王此言是主意下文正是無

蓋以小惠為盡心歸罪於歲凶其蔽甚矣破寡人為全時君

知寡人之用心皆就救凶上說勿說開去破寡人為全時君

移粟是民自移非君移之也何也且輕看破寡人為全時君

於民大賢因政其蔽而詳示以得之之道也○寡人之

特君自叙其政善而民寡者其亦非探本之言也○河內凶

四句觀時君之救荒有就其食者有給其食者○河內凶

然被荒之地異救荒之政同時君之自叙然也○察鄰國二



句時君量彼量已其詞壽也○鄰國之三句時

君即民不以政之得失為向背而求其所也

節解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孟子答曰王之心好征戰

馬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填然鼓聲也兵刃既接而進棄甲

曳兵而走敗者棄其所穿之甲而施或百步而後止或走有

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或走有五十步而後止者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

如喻惠王行小惠而笑鄰國之不恤民者則何如而可笑之

乎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但不可笑彼也所走

人也豈曰王如知此鄰國之不恤其民均非王道也不可以

可笑之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則不必望民之發明因其所

彼明而通之曰對治國之與用兵事不同而理同也王好戰請

以戰喻填然鼓之而主客相持兵刃既接而勝負攸分負者

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之近而笑彼百步之遠則可乎王曰不可戰以克效為功而

戰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彼五十步者但其奔逐之際限於

而不能前而未百步耳以軍法律之各坐喪師之罪百步走

也五十步走也均一不能以死敵也惡可以其近而笑遠也

孟子乃曰治以王道為本而惠之小者不足為重輕猶克

斯可以言功而拘於於鄰國之不恤其民均非王道也不可以

於笑遠王既知其不可也則反觀之下王道不行無以甚異

也主意王好戰節是孟子欲開其破王好戰一節大賢於時

攻其蔽焉或百步止不可大賢諷時君必即以敗兵之事

而得其論兵之方也○以五五止不可大賢設難以問時君

即其明於論兵而止其求勝乎鄰國焉

節解不遠農時豈無王道之當行乎彼國以農為本農以時

特穀不可勝食也為農者得盡力於田畝所數畝不入汚池

數畝音族密也畧網也汚池汚下之地也魚鱉不可勝食也

不入則魚鱉之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之取必待草木落

之章 網用四寸之目魚不滿一尺者不得取



材木不可勝用也則財木之多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五穀之

所以與祭禮飲食之用材木不可勝用材木所以供宮室者

者而不可勝食言多也材木不可勝用材木所以供宮室者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是使斯民飲食宮室以養祭祀

心養生喪死無憾無憾則民心得矣王道之始也則王者

之道始於得民發明夫然欲望民之多亦有王道存焉

心不在此乎發明先王之治天下方其始也

之利盡樽節愛養之方彼穀與魚鱉材木皆天地之利也而

農時汚池山林者又皆其所自出者也故凡有與作也

而或事大見而致用而於農時不違焉則民仰其野饑人得

以收成功之效穀可勝食乎於汚池也必四寸其目魚必滿

尺其鬻而於穀也平於山林也待草木零落之時也斧斤樵採

之禁而於非時不入焉則山不童而林不濯積小有高大之

勢材木可勝用乎夫穀也魚鱉也材木也而皆不可勝食不

可勝用則飲食宮室之有資而養生者得以盡其情祭祀

得矣民心既得則吾之享於民者素而決制之施有其他民

之君於我者安則推行之下無所疑開物成務此其一初也

不為王道主意不違農時二節合旨方是王道之成不可分

之始乎主意上節為王道之始下節為王道之成

有註中厲然平萬是藩離禁是法令材木是好木可為宮室

棺椁者非然火之木也民心得非民心歸之也是民之心所

欲者我先破不違農一節大賢詳夫王道之所始而以望時

得之也破君也不違農二句王者曲成天下之利而皆

輔相之道

可以食肉矣年至七十非肉不飽則七十者

一夫受田百畝不奪其耕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而一家

刈獲之時而穀有所出也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而一家

無飢餓之患矣謹庠序之教庠序學校也富而不教則近於



為教民申之以孝弟之義以何為教必重之以孝而教民以事親之義重之以弟而教民以事長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髮之半白曰頒與髮之俱白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七十之老者亦不至於飢寒是老少皆得其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國之民既得其所天下之民以為天下之元發明始其後也盡去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君未有此理也夫受五畝之宅墻下樹桑養之桑心帛有所出五十非帛不煖者而輕煖足於體矣雞豚狗彘之畜勿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七十非肉不飽者而肥其足於口矣以百畝之田為一夫之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乃亦有秋而數口之家仰足以事俯足以畜矣所謂道之而養生養遂也夫既富矣又何加焉亦曰庠序者教之地也則謹之條約各極於嚴明而禁防不至於踈濶也孝弟者教之本也則申之反覆以歸真義而深切以要其終也但見民皆興行俗可遷淳奔徒奉事厥考厥長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所謂教之而倫理明也夫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由是衣食足而知禮節天下老幼欲遂其老安少懷之

願者莫不仰之如日月也尊之如天地也敬之如神明也愛之如父母也歸之如流水也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夫如是則王道成矣夫以王道之大如主意五畝節教養平看庠序所此誠有國者所當盡心也也黎民不飢不寒下須補教意破五畝一節蓋王制之詳也五畝止路矣天賢陳王道於民厚生而止德也五畝止肉矣王者養老之政而民咸若焉五畝止禮矣王者養民之政老安而少懷焉謹庠序二句大賢啓時若飭教以化俗而有所重也謹庠序三句王化脩而天下之俗得焉七上者四句民生各應於厚而王業不應於成者否也王如合下二大賢之因明以通蔽無非欲君之更政以得民也不墾農二合詳論五者始終惠民之事以見王道之成也

節解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今惠王但知養狗彘使食人塗

有饑莩而不知發奎間有饑死之人而人死則曰非我也歲

也至於人民之死亡則曰非我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是不

殺之也而曰非我也與也而言非我之殺也實兵刃之王無

以尊  
本固為



罪歲今王不歸罪於歲凶而一斯天下之民至焉則天下之

民皆將歸往豈但多於發明今王不能制民之產云云而已夫

鄰國而已哉發明不知檢則曰非我殺之也也歲凶害

之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殺之也也

則既無以起民之戴王如測然動念毅然改焉思禽獸之食

人本於節制之無策以餓莩之相望由於賑貸之無恩不委

過於不可期之天而歸咎於感然之數凡先王善政有益於

民者則反之脩之視百姓而吾子矣將見安民則惠黎民

也有字惠德四方攸同也天下之民論負其子而至於豈回

多於鄰國而已哉由此觀之得民不外於王道而徒拘之以

小惠為盡心焉抑未主意狗彘一可與塗有句不平下句生

耳王可不知之乎王意於上句來兵地下補刃不能殺人

實由操刃之殺人意歲凶不能殺人者何也蓋王能行仁政

則一年耕而有三年之積三年耕而有十年之積故曰歲凶

殺人者失政之罪也未二句又勉以備政之效罪歲下須

憑註貼則必能自反句天下之民至應轉民不加多意

狗彘一節大賢於時君必指其失而勉以備政之效焉破

死止兵也大賢例言時君有罪於自怨所以發之自反也破

至無罪二句人君不天以自文則遠人來矣

章旨承教只承上文而言非再求教也殺人二節即設喻以明

相食節是以為民父母感破大賢因時君之領教必

之末節是以為仁警之破因其明而深箴其蔽也

節解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惠王聞孟子王道之說有

以受發明君臣相偶自古為難有敢言之臣貴有聽言之君

充

化先之也試以物理言之殺人以異也孟子又曰殺人以異乎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充

有以曰無以異也惠王則言挺與刃雖不同而以刃與政有

充

以異乎孟子又言用兵刃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致人於死也發明孟子欲發其明以堅其志故對之曰與

充

以異乎用虐政以殺人果有以殺人與曰無以異也與政均

充

異乎曰無以異也所以致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



刃與虐政有以異乎王曰刃與虐政雖不同而致人於死則同何以異也破殺人以二合六賢於而因得其本心之明也

節解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孟子言庖厨之中有肥澤之馬

有飢色野有餓莩民則餓之而有菜色此率獸而食人也

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死是率獸而食人也虐政殺人也發明孟子乃說之曰王

政在所更張者彼厚飲於人以養禽獸也庖則存肥肉也廐則有肥馬也民則有飢色也野則有餓莩也夫以禽獸之故而

死國內之民是民之死獸食之也非獸之能破富國窮民惠

食人也王驅之也捭刃殺人始不是過矣

節解獸相食且人惡之夫獸本異類也自相吞食為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人君為斯民之父母行其政事皆

惡在其為民父母哉何在其為民父母之責哉發明夫獸相食若無

之惡自傷其類也况民者吾之同胞君者民之父母也孰忍

民之實則民之仇也何在其為民父母也主意行政惡且且

意不免句正破格其非心而觸其良心焉

節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昔孔子有言始作木偶人

之詞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惡作俑者以其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仁之其者獨不為孔子之所

發明昔者仲尼有曰葬以從衛特以表喪死之心而東

仲尼之深惡作俑者何哉蓋天地間至難得者人備之作也

有而曰機發與人無異機核巧而肯似真以之從葬則是

人也不以備矣此夫子所以惡之也夫象人以葬未至於真

之隱憂使仲尼復生又當如此其可惡也嗚呼斯世斯民何

知所以主意如作俑者二句且虛講面目機發入象人中用



但字對破始作偏末條大賢引聖言而申之所以其言更破  
實字看破不可行也。為其象一句大賢推作偏者見  
於聖人其罪殘民之意深矣。○庖有肥三合大賢既時君詩  
政之言而因著其不可行也。○獸相食二合大賢既時言  
虐政之不仁也。

節解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梁惠王與孟子言我  
所不知也乃叟所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及至我寡

馬為齊所虜而死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而喪地七百里南

辱於楚南馬見辱於楚寡人耻之我寡德之人願比死者一

洗之我自白於地也皆死者先人之所授我不能守將何以

何則可為今之計必如發明梁惠王當喪敗之後而欲

在先世也維據大潘虎視天下以戰則勝也以攻則取也

會盟則諸侯忠後至之誅也天下莫強乃叟之所知也

數傳而至寡人有不勝其可憫者矣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何

則三面受敵是寡人貽耻於先人也今欲鼓累世之餘威

服吾神靈重足屏息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下使耻之在

先人者貽之自我雪之自我也循忠喪敗之後難以舉事未

審計將安出也知之何則可是蓋勢出無聊不勝其憤而欲

逞於一快豈知有大君主意死者皆先人言非皆長破晉國

時君屬報怨之舉大貧詳示以大有為也晉國天一句時

君志於雪耻必自叙其世業之感焉晉國天一句時君自

叙其強弱之迹而審夫報怨之謀也寡人耻

節解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答言地方百里至

勢在長國者之發明故孟子對曰論治貴於識辨僥倖

言士不若大國之廣言民不若大國之衆言戰不若大國之

強其視天下若限於勢之不能定者然天下之事非常理之

所能拘為治之模非勢力之所可限百里之小可大也天下

不止百里今雖喪敗主意王政句只虛看蓋下四節正發明



之破地方百一旬小國可興六業其必有由然矣

節解王如施仁政於民王若能施其愛民省刑罰薄稅歛莫

大於刑罰也必輕省之而嚴刑峻法不用焉政莫大於稅歛

也必薄取之焉厚征橫斂不行焉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仁

政既深耕易耨耕則民得盡力於農必必壯者以暇日脩其

孝弟忠信少壯之人又於農功閑暇之入以事其父兄事親

之出以事其長上出如事長之弟如此則民知可便制挺以

捷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尚何杖以捷

雪而天下發明德行慶施仁政於民於刑罰則省之青災肆

不阿王哉德如於深怨精憤之餘誠有與作植僵之術布

赦適種於不寬之德於稅歛則薄之惟止是供單敷于撫字

之恩使民無王事之擾而得以盡小人之依春而深耕夏而

易擗所謂舍我穡事者何有哉中者以暇日而得事其長上

之升脩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也出以事其長上

也所謂遠日持德者何有哉由是尊君之志殷歛死之情切

彼秦楚之甲雖堅也兵雖利也而吾之制挺足以捷之而有

餘蓋民情堅利甚於甲兵而有勇知方之民主意暇日二段

而自有以寒敵人之膽而奪其精銳之氣也暇日二段

皆承省刑罰二句來若不省刑罰則豈有暇日乎暇日非

耕擗之暇也入以事父兄二句正是脩孝弟忠信不必分屬

長上說得廣不專指君也可使二句是未然事皮王如施一

此句不重戰勝攻取意只重民心樂於戰鬪意節大賢迪

君以行仁政則民皆有為而有勇也王如止長上大賢迪

時君治立其大則養與教兼舉矣省刑罰二句大賢迪

君之行政有仁於防民者有仁於取民者王如施二句大

賢勉時君之行仁政所以進於王道也省刑止忠信君能

脩仁政之大則民得以力常業而脩常道也深耕止忠信

養教兼舉於民者王政可歸矣壯者以四句乘時脩人

以立人道大賢勉時君行仁政之所致也入以事二句

內外而盡尊親之義焉王政之所致也可使制二句能以

難治之具而推難敵之良仁之得民然也如之止安

矣大賢因時君實報怨之計必以致治之機曉之焉

節解彼奪其民時彼國之君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使

不得盡力於田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弟妻子皆分散以

求食此救死而恐不彼陷溺其民於井溺之於水也王往

瞻矣暇以治禮義哉彼陷溺其民於井溺之於水也王往



而征之惠王率吾民往夫誰與王敵誰人救與發明彼敵國

或遲推利是圖奪其斯民耕耨之時使不得其藝黍稷

孺其民如此王率吾尊君親上之民而觀其於敵國之郊吾

知撫后虐讐斯民至情也彼民方一聞王師之至自相率於

臣休之餘要冤成望者有之壺漿出迎者有之削戈以相戰

而與王為敵哉主意敵國皆指齊秦楚言夫誰與破破地方

合以二句用師以誅暴則敵國乃自服矣王

節解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所以古語有曰仁者之君無

所謂百里可王者以此而已發明夫無敵則王矣故古語有

吾王尚何疑我之言語乎王曰仁人之心行純

心可也蓋疑生畏畏生阻而功無由成矣王其勉之哉

從事於斯則怨不期報而自釋耻不雪而自雪况則有光於

先人外此非主意百里可王之言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

破破以啓君也。地方百至末大賢勉君以王不待大必詳其

意而引言以勵之焉

章旨見襄王亦冀行道也自卒然至末都是破而詳於語人

足之意也

節解。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之子出語人曰孟子既

告人望之不似人君我遠而望之則無嚴然就之而不見所

而征之

或遲推利

孺其民

知撫后

臣休之餘

而與王

合以二句

節解故曰

所謂百里

吾王尚何

心可也

從事於斯

先人外此

破以啓君

意而引言

章旨

足之意也

節解

告人



有己矣乎之幾乎於是出語人曰容貌詞氣人君所以表具  
瞻之望而建皇極之模也今王也遠而望之無顯昂之象近  
而就之無感如之吉卒然問於子曰當今之時于戈日起於  
中原而互相屠戮天下紛上何時定乎吾對之曰定于一蓋  
勢分然統統人合之必效其謀備人繼之以功其後龍戰野  
而承負塗摩牙搗毒以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於不一之中  
有能一人出焉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海  
宇獲奠安之夢矣夫誰為天下首亂者乎  
然問是詞氣也惡乎定言必如破望之不二包人君不重不  
何而後能定非言定於何人也破成有道者有所觀也。定  
于欲息天下之爭  
在合其勢而已矣

節解孰能一之王又問我言當特列國對曰不啻殺人者能

一之我則對之能不好殺人孰能與之

誰人能發明王復問於子曰審勢而度力爭國者之所當重

也孰能混合區宇而一之者乎吾對之曰干知夫仁不以勢

無恩而天下懷南面無為而天下歸矣蓋神器不可力求而

帝王則自有其真也王又曰有人此有土謀國者之所必

先今天下之民各屬其君限之以封疆也威主意孰能一就

之以峻法也孰能為理受刑而與之者乎若言孰能

與就民言不啻殺一天下大賢善誘王也

節解對曰天下莫不與也我則對之曰天下雖

吾王曾知夫穀之始周七八月夏

生之苗乎以苗命禾稿矣五六月之時

亢陽為旱苗則枯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稿而心生意也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則苗勃然興之矣則苗勃然興之矣

者達之生思誰得而止之哉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今天下無民之君行虐如有不嗜殺人者若仁存

人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則天下之人皆引領

也誠能致民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水性之趨下沛然誰能禦

之沛然之勢誰發明吾對之曰王知夫有分上無分民者乎

之能止之哉發明天下莫不與也蓋其勢則然也王知夫



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既而天不遺乎斯民山川出  
 雲油然有餘之妻天降時雨沛然滿盈之動則在天者有以  
 投在物之幾微仁其苗勃然興之矣夫既如是其典則暢發  
 條達自有不可遏者孰能禦之乎知苗則知民矣夫天下  
 之人物以謀死為輕典以條夷為常法未有不啻殺入者也  
 天下視其如雷霆鬼神不可測識方將銀顧脅息以得死為  
 幸思得夫仁者而君之真如枯槁之苗望雨七八月之間也  
 如有不啻殺入者出於其間好生之德治于民心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真如枯槁之苗勃興於雲雨之後也夫誠  
 願然而望之則必群然而歸之將見封疆不能為之限法制  
 不能為之維循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哉蓋死者人之所  
 畏而逃而不啻人又鼓天下之大機也故曰天下莫不與也  
 是知天下不易一仁之民心不易歸仁歸之吾王欲懸屬  
 天下以成其身亦勉於仁而已矣不然天下至大民心至神  
 也是豈無本之治不肖之身顛倒天主意天下莫不與也  
 下之意引領而使之翕然致順也哉主意天下莫不與也  
 也沛然誰能禦之就水言誠如是承引領而望來石莫未  
 節大賢指天下歸仁之問以詳言以誰明之焉○孰能止與  
 也大賢述君究民之所歸而決其必歸焉○天油然三句天澤  
 傳而物化可以觀人心矣○莫如是二句大賢借言物之動

以天者而難過夫人焉○如有止之矣仁者而在高位則民  
 皆和悅而正王面矣○則天下二句民皆仰之國君好仁所  
 致也○誠如此德之斯民既有心於好仁之君則其歸之勢  
 自順矣○天下惡止與也○大賢歷述已與君問答而言天下  
 所由定所由一所以歸焉○孰能止與也○大賢  
 述君兩端之問必舉統治歸治之道而告之也

節解○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宣王齊君也問曰齊桓

耳二公皆伯諸侯者其可得聞乎其詳可得乎發明戰國之特  
 事功皆桓赫於當時○可得聞乎其詳可得乎發明戰國之特  
 功而不知王道故齊宣王見孟子而問之曰昔者周室不綱  
 於西錫桓文創伯於東周葵丘一會而天下宗齊襄王一  
 而天下歸晉二公之功慰矣哉寡人生不逢時根不及見然  
 歆羨之心未嘗不往來於懷也○不知二公之在當時所以  
 營峻功者何主意○事字非指伯功是當破齊宣王全大賢  
 得聞其詳乎○主意○時經營伯功之事也○破齊宣王全大賢  
 然伯功而崇士道焉○齊桓晉二節大賢  
 因時君有慕伯之心而必嚴王伯之辨焉

節解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言仲尼教

有稱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故後人無所傳臣未之聞也



我臣亦無所無以則王乎以已通用也必欲我言之而發明

聞於人焉蓋弱於功利賴波之中不能自接不知別有一

道高出桓文之上而視卑汚者矣故孟子對曰事必以傳

而假義也昔者仲尼之徒於桓文之事鄙其少詐以力非其假

仁假義蓋甲之無其高論也孰道之者既無所道於前則無

所傳於後既無所傳於後則無所聞於臣是則雖欲言之有

天不可得而言者矣王若虛心德納必欲臣言之則雖欲言之有

而亦王之少王千聖萬聖所以傳心制心而安也帝之所

所當知也主意只是言便不也非是言伯功不也也○仲

仲尼之一節大賢於時君必點夫伯功而啓少王道也○仲

尼之四句大賢叙伯功之無問所以抑時君而伯之心也○仲

無已則王乎必欲言乎也道者則惟陳乎王道也

節解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宣王問曰王天下必有其德也

曰保民而王孟子言王道以得民心為莫之能禦也則天下

歸往孰能止其本必以保民而去致王莫之能禦也則天下

與王之勢哉發明所存也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孟子對曰

為治不任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誠使以純王之德行純王之

政德昭大德以懷保有眾歛時五福而敷錫庶民保民而王

則德治于民自有不威之威矣卒然遇之智者失其謀勇者

失其力而才者辨者奪其術而無所伸其能矣執能禦之是

何也自有天德方可語王道而仁人主意德何如德字即是道

無敵自足以昭不殺之先聲也

招恩發政施仁教養皆是但不必說出此王字與是心足

王王之不王王字皆同且泛言之勿說此王字與是心足

海辟土地之類破皮德何如四句時君察乎興王之大道大賢示

皆不可講出破皮德何如四句時君察乎興王之大道大賢示

者其興也勃焉仲尼止禦也大賢於齊君既

塞其問而示以王道復因其問而略以王政也

節解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宣王又問如我寡德之

可孟子答言五亦曰何由知吾可也宣王言何所因由曰臣

聞之胡斲曰齊臣胡斲有言王坐於堂上昔日王在有座

牛而過堂下者有人牽其牛過王見之其牛曰牛何之王問

牛者曰牽此對曰將以繫鐘牽牛者對曰將此牛殺取其血

牛何所往也對曰將以繫鐘以繫鐘也繫鐘也新鑄鐘成以



有破裂裂空際之虞必以牛血王曰舍之王與牽牛者言吾不  
 塗之然後後有聲而不損壞殺練恐懼貌言我不忍此牛之  
 忍其殺練若無罪而就死地殺練恐懼貌言我不忍此牛之  
 無罪谷而使之對曰然則廢學鐘與牽牛者對曰吾王既不  
 還死可惜也對曰然則廢學鐘與牽牛者對曰吾王既不  
 與之事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王曰嘗鐘不可廢也然牛既可  
 不識有諸孟子問宣王胡斲之言如發明齊王有感焉而欲  
 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蓋美言雖不樂聞盛事誰不願為也孟子  
 子際許之曰可蓋天下無難能之事而王心有獨得之得也  
 王又問曰君子不輕許人所譽必有有所試何由知吾可也孟子  
 子曰臣之與王者非責王以不堪也非諛王以取悅也嘗聞  
 於胡斲者曰王坐於堂上云云真鐘蓋鐘之成會逢其適而  
 牛之殺若與期也王曰舍之彼鐘非有求於牛也牛則因鐘  
 而死然吾不忍其殺練云云王曰真鐘國之大典何可廢也  
 我儀圖之以羊易之可也是蓋斲方感於過堂王心遂休  
 於五位象鐘不可以或已易羊特出於權宜臣之所聞主意  
 於胡斲者然也不識果有此事否賢之也欲得其實也主意  
 無罪就破若寡止有諸大賢許君以仁民之任因指其愛  
 人言破物之變而詢之也無已止曰可大賢啓時君以

王道因答其所所以王而許其可以王也○王坐止易之觀時  
 君之待物皆曲成而不遺焉○臣聞之一節大賢述所聞也  
 質君欲得其本心也○牛何之獨物而究其所往時君視朝  
 事也○何其廢二句示愛物之意酌取物之宜大賢所聞也  
 節解曰有之宣王答孟子言曰是心足以王矣孟子言此愛  
 以王天下特在百姓皆以王為愛也然皆之百姓皆以臣固  
 王轉移之間耳百姓皆以王為愛也然皆之百姓皆以  
 知王之不忍也我臣固知王不忍發明王曰有之蓋堂上應酬  
 妄夫子之聞不虛也孟子曰治本於道道本於心王之於羊  
 易牛也斯固不忍之心也夫出於吾心者未有不通於天下  
 而加於一物者固亦可破之萬民自此而天下之老者幼者  
 舉遂其生自此而使天下之愚者柔者咸若其性舉一世而  
 範圍之皆其勢之無不可者孰謂是心而不足以王耶然而  
 通國之民不諒王心而泥於其迹謂牛大畜也羊小物也物  
 無兩大而意之所重特在於牛故勢不兩全而殺之所加乃  
 在於一羊耳是有見於愛者百姓之所以論王也自臣而觀  
 之則非所泥而心固可原蓋仁人心也心生道也自心為  
 計乎他耳是出於不忍者臣之所以獨諒王也夫主意是心  
 誠不忍也以王天下無難也此臣之所以許可也夫主意是心



句只開閉言勿講愛牛此心而愛民亦此心蓋如此則齊王便曉了故此內包欲王察識擴充而不露耳自百姓以下二節方欲其察識此心自有復於王以下五節乃是欲其擴充也臣固知王句輕只重百姓句故齊王下面只暴白一愛字也破曰有止王矣大賢因時君直任其事而指其為保民之也○百姓皆二句大賢於時君愛物之仁出群疑而獨諒之也○德何止王矣大賢告時君以致王之要因質所問而許之事因答其有是心必啓其有是治也

節解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宣王言如此實有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微薄吾豈為一牛之吝哉即不忍其殺解若無罪

而就死地但不忍其恐懼之形見若故以羊易之也

牛之發明王曰夫子謂百姓以我為愛不其然乎蓋以羊易

不然焉齊國雖褊小若限於泉貨之未充而一牛之微奚足

以鍾吾情而係吾念哉即其一時之頓不忍其棘棘若無罪而為理受誣為無情受誘非其所願知而逆觀也

是承百姓句不可破然誠有一節時君於大賢必

節解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孟子言王勿怪百姓

以小易大彼惡知之以羊之小換易牛之大百王若億其無

罪而就死地王若病牛則牛羊何擇焉

牛王笑曰是誠何心哉宣王笑而言曰牛羊誠然均一無罪

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我若不吝愛其財而何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宜乎百姓言我吝愛卒無發明曰君子

子之行事取必於理而不取必於身外之是非百姓以王為

愛王無異也以小易大事有可疑安迹而遺心人情也彼惡

知王之無罪也王之心果何所釋不以視之牛者視之羊使

無罪猶夫牛也王之隱心乎孟子故設此云云能然

但順其所推之意而笑曰以羊易牛我固隱牛無罪之心也



我非愛其肉也然而大小之判豐約存焉雖曰不愛實類乎  
 愛矣夫事由我行心由我昧宜乎百姓之謂我愛辭之不可  
 推之不可辨之亦不可不得已焉而冒當之其自處主意無  
 其身於不處之地豈畏他人議其後而復避其名哉主意無  
 異節首三句輕重下難意孟子破啓君心而君自昧其心焉  
 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也破啓君心而君自昧其心焉  
 王若止心哉大賢詰愛物之心而無以解吝物之言也○是  
 愛也時君自反不得愛物之心而無以解吝物之言也○是  
 非愛也一句時君言已心是而近非宜其見議於民也○是  
 心止擇焉大賢於時君既設言以啓之復因蔽而難之也  
**節鮮曰無傷也**孟子言雖有百姓是乃仁術也者然以羊易  
 牛乃是行仁之術也蓋雖既得賢見牛未見羊也見牛則此  
 而牛又不死正是仁中之巧術也見牛未見羊也見牛則此  
 不可得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君子之於  
 牛也使牛與羊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術也君子之於  
**禽獸也**然王之心有以深合君子之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見  
 獸之生不忍見其死不忍食其肉聞禽獸將死之聲是以君  
 見禽獸之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聞禽獸將死之聲是以君  
**子遠庖厨也**所以君子遠去庖厨使不聞其聲而致其心之  
 所以預養是心發明王既無心以自解於百姓之言而得其  
 而廣為仁之術發明王既無心以自解於百姓之言而得其  
 愛矣然眾人疑之達者信之雖有百姓之言庸何傷哉蓋殺  
 牛既所不忍算鐘又不可殺事之難處莫有甚焉者矣今也  
 易之以羊則算鐘之禮既不以全牛而發無罪之牛亦不以  
 算鐘而死未嘗即事以行仁亦未嘗因事而忘仁一也側隱  
 之意獨全於兩難之中不謂之仁術而何然王豈忍於羊而  
 不忍於牛哉蓋牛則甲王所已見羊則吉王所未見已見則  
 其心戚然未見則其心寂然因其已見者而不忍之固足以  
 遂此心因其未見者而忍之亦何足為此心察因其戚然者  
 而欲全之固為仁於牛因其寂然者而以易之亦未為不仁  
 於羊向使牛見而羊亦見則王烏得舍羊而全牛哉此其所  
 以為仁之術也蓋觀君子處物之事乎蓋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殺之生不忍見其死聞其哀鳴之聲不忍食其肉然  
 祭祀燕享之需亦禮之不可廢者是故君子遠庖厨也蓋庖  
 厨方宰殺之地恒有死之可見有聲之可聞也失身於是則  
 心傷矣君子必遠之者蓋恐有見死聞聲之累所以預養善  
 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然則吾王之以羊易牛猶君子也夫愛  
**主意**仁術重全不忍之心上說不可以鐘得算牛得全平  
 鐘又不可廢可見牛當殺而王此不忍之心又以難全了  
 以羊易牛使鐘得算而牛亦得全無害宛轉處置使此心發

所以預養是心發明王既無心以自解於百姓之言而得其  
 而廣為仁之術發明王既無心以自解於百姓之言而得其  
 愛矣然眾人疑之達者信之雖有百姓之言庸何傷哉蓋殺  
 牛既所不忍算鐘又不可殺事之難處莫有甚焉者矣今也  
 易之以羊則算鐘之禮既不以全牛而發無罪之牛亦不以  
 算鐘而死未嘗即事以行仁亦未嘗因事而忘仁一也側隱  
 之意獨全於兩難之中不謂之仁術而何然王豈忍於羊而  
 不忍於牛哉蓋牛則甲王所已見羊則吉王所未見已見則  
 其心戚然未見則其心寂然因其已見者而不忍之固足以  
 遂此心因其未見者而忍之亦何足為此心察因其戚然者  
 而欲全之固為仁於牛因其寂然者而以易之亦未為不仁  
 於羊向使牛見而羊亦見則王烏得舍羊而全牛哉此其所  
 以為仁之術也蓋觀君子處物之事乎蓋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殺之生不忍見其死聞其哀鳴之聲不忍食其肉然  
 祭祀燕享之需亦禮之不可廢者是故君子遠庖厨也蓋庖  
 厨方宰殺之地恒有死之可見有聲之可聞也失身於是則  
 心傷矣君子必遠之者蓋恐有見死聞聲之累所以預養善  
 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然則吾王之以羊易牛猶君子也夫愛  
**主意**仁術重全不忍之心上說不可以鐘得算牛得全平  
 鐘又不可廢可見牛當殺而王此不忍之心又以難全了  
 以羊易牛使鐘得算而牛亦得全無害宛轉處置使此心發



而得施故曰行仁之巧見牛未見羊又是分別以羊易牛之  
故應牛之何得乃仁術頭項事非仁術之實也二見字說  
殺鯨說見其破無傷也一節大賢慰時君必明其處物之妙  
生亦是殺鯨破而徵諸君子焉○是乃仁二句指時君善用  
其仁其事曲而中也○見牛未一句大賢全時君愛物之仁  
嘗以其費悟之也○君子上屬也大賢即君子處物之善者  
以列時君易牛之仁也○是以君一句大  
賢原愛物之人而有以全其愛物之心焉

節解王說曰詩云宣王喜悅於心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  
言曰詩之有云

夫子之謂也夫子指孟子也言我觀詩  
則忖度而可知也

夫我乃行之以羊易牛我  
既行之矣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反求於已  
則忖度而可知也

吾心所以夫子言之夫子乃從而明言之慰我以無傷啓於  
為不忍者

我心有戚戚焉則我前日堂下之鯨鯨宛然在日而此心之  
不忍之心悔戚戚於中不從外得也

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然猶未知吾之心愛牛之心也所以合  
於王者何或天齊王至此若知察識而  
猶未知所以反本而廣  
發明王因孟子啓之乃說於心而形  
充之也故下文言之

羊易牛吾之所已行者也奈何反求而追思之與測此心  
是向而求之行者至是反以自疑竟無以自疑矣及夫  
子曰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則我前日不忍之心又戚  
戚於指示之下真若鯨鯨之在吾前則向之自疑無以自疑  
者至是得以自信矣雖然一牛至小也天下至大也天下之  
民至衆且多也此心時加於一牛而澤未及乎天下夫子乃  
謂是心足以王者何也是宣王於此蓋庶  
幾有察識之明而猶未知擴充之術也  
破至說曰一節時  
啓其心而因究所以大其心者焉○夫我止戚焉時君自叙  
不得其本心而幸其終有以得之也○夫我乃三句時君言  
已愛物之心行無而不察其所發者深矣○反而求三句追  
處物之故而自林其方焉齊君有感之言也○天子言三句  
時君因大貧之難而味其本心復因其啓之而後能得之也

節解曰有復於王者曰孟子言今有人說  
白於吾王之前吾力足以舉百鈞

而不足以舉一羽三十斤為鈞百鈞該三千斤至重難舉言  
吾之氣力足以舉百鈞之重物而不足以  
舉一鳥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頭尖銳小而難  
見也言我目之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之小者而不見其一軍柴之大者

則王許之乎吾王以  
言為可乎

之輕者

見也

之小者

而不見

則王許之乎

言為可乎

言為可乎

言為可乎



曰否宣王言力能舉重而不能舉輕今恩足以及禽獸孟子

言吾王今已施恩愛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而功不及

以反乎異類之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於吾同類

也何見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如此則一羽之不

見保為不用恩焉百姓不用恩以保之也故王之不王不為也所以

吾王之不王不致王於天下固安非不能也豈真不發明

詰之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云云許之乎王曰否蓋

天下之物其輕重大小自有定分而力之所任明之所燭未

有反其常者孟子曰王如知此則知是心足以王矣蓋天地

之間民物之蒙吾仁者有緩吾之施仁於民物者有易

有難今王恩及禽獸於暖且難者固雖之矣而功不至於百

姓於切且易者反有所遺焉是猶能舉百鈞而不足於舉一

羽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也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非力不斤也為力不用也不然舉重而遺輕夫豈近於人情

哉與薪之不見非明不用也為明不用也不然察微而蔽大

夫豈近於人情哉百姓之不見保非恩不足也為恩不用也

不然愛其所不受而不愛其所愛又豈近於常理哉王曰

不王乃能為而不欲也非欲為而不能也蓋井收自暴自棄

堂矣斯於推行豈非泥而不化主意有復三節意都是辨破

節大賢於時若必啓其本心之明而示以非心之易焉此

心合下大賢因時君疑其心不足治必反覆示其能治而

不胥於治也則止曰曰大賢欲觀時君之微而圖治之

之而得也然則止能也大賢何時君愛物之微而圖治之

於大所以風君也百姓之二句大賢曉時君不愛乎民由

其不用愛於民也不為也二句

節解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宣王問言不為王者

何所分曰狹太山以起北海孟子答言以狹太山之重語

人曰我不能告於人曰此天下至是誠不能也此實是為長

者折枝其樹枝此甚易也語人曰我不能告於人曰我

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肯為也豈不能也故王之不王王之所

不齊



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非如挾太山超北海之難事王之不王齊

者之不是折枝之類也是易事也折枝之類也發明王曰夫子以寡人之

能矣敢問不為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事有

難有易故人之為事有不能挾太山以超北海者蓋此理勢

之勇飛渡之神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者也蓋此理勢

所無吾無所容其力矣豈顧為是退托哉為長者折枝取物

物之微求付化之效語人曰我不能非不能也蓋此初無難

事望之自無不勝矣豈其勢有所限哉然則恩自自也亦自

推也亦無所難也故王不保民而王者非挾太山以超北海

之類必欲其然而竟有不然者矣王不保民而王者非挾太山以超北海

之類力所易為而破我太山一節時世也以誇真海不能者

不肯有為者矣破我太山一節時世也以誇真海不能者

負重者非自誣勵君之意有在矣破王之四句大賢於時

君必措其難易之辨者所以應其明也破王之四句大賢於時

狀時君保民之道乃能為而不欲為焉破王之四句大賢於時

類也大賢箴時君書於治因即喻以明其狀也破王之四句大賢於時

節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事之於以及人之老父兄則以老而致

其父兄以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下幼字獨我之子弟則以幼

得以慈其子弟以幼其幼天下可運於掌雖曰無窮使之各

焉此二句不可說推字天下可運於掌雖曰無窮使之各

遂其願時運詩云刑于寡妻大雅思齊之詩言人刑至于兄

弟及于同氣以御于家邦遠詩之所謂言如此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蓋言舉吾此心之仁加諸於寡妻兄弟邦家而已言舉斯心加

古善推其所為

大過人者無他焉過人而不可及者無他道也善推其所為

而已矣由親親以及於善能推恩而已豈有他道也哉今恩

足以及禽獸今王之牛則能愛物矣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及人之幼使小民家懷保之仁由是天下之老得以安天下  
之幼得以懷德之流行機固在我之無難而惟準動化之神  
不循彈諸掌之易乎詩云刑于云云家邦夫寡妻也允弟也  
家邦也其分殊也而刑之至之御之其心同也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敷化之休雖協於親疎之異而存亡之妙不出乎  
此心之微是故能推此心之恩則德施溥也容保無疆也四  
海皆吾度內矣何難保乎苟不能推其恩則情義重也妻子  
以難也王萬其親也何以保四海乎被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豈有他哉亦曰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始於家  
邦終於四海一視同仁之內而有先後緩急之宜以其所愛  
及其所不愛傳施濟眾之中而有遠近視疎之別善推其所  
為而已矣尚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今王之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倒行逆施與古人所為昔而也者果何故而  
然**主意**老吾老節方是告以廣充之事老吾老四句內不可  
耶恩之易也舉斯心加諸彼彼字就刑于三句說下推恩又承  
老老幼幼說來與刑于三句無干古之人以下六句重在序  
上形也大過虛請破老吾老一節大賢詳恩之當推必稽古  
下善推句正見之破而慶今地老吾老四句大賢論推恩  
之易必明推之之諾而及推之之妙焉老吾老二句大賢  
示齊君之推恩由視觀而仁民焉天下可一句大賢極言

推恩之易所以歆王也老吾老五句恩以漸而推則達之  
天下不難矣老吾老而已大賢論恩之易推而皆不外乎  
一諸詩焉老吾老止而大賢釋詩以推一心之妙用所以養  
王也言舉斯一句大賢申言善治者從其幾焉故推恩  
有高人下之功以其得仁天下之序古之止何與大賢即  
古人之所以善於施仁因以詰特君之不然而也見心且於  
掌大賢廣王心而欲其自識也屢因其悟而啓之焉此心  
止於掌大賢因時君寵良心之可以治必先辨其不肯推而  
復曉其易於推也

**節解權然後知輕重**權秤鍾也凡物之輕重必資**度然後知**  
其**長短**度丈尺也凡物之長短必資**物皆然心為甚**凡物之輕  
短資於權度皆如此也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請  
度其本然之權度民之與物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可也  
今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  
心輕且短王可不**發明**於此不知所度冥然無意可乎夫物  
以心而度之哉

心為  
其  
長短  
資於權度皆如此也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請  
度其本然之權度民之與物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可也  
今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  
心輕且短王可不發明於此不知所度冥然無意可乎夫物  
以心而度之哉



焉而待長短必於度權度用而物無適情稱量當而各有定  
則吾不得而私於彼也彼亦不得而為我私也以一物觀萬  
物而天下之物皆然未有含權度而知輕重長短者也即物  
可以見心也以一物觀萬心而心則為其萬務之交吾前物  
則至衆焉吾心之應萬務為權度則至煩焉使不度之則差  
之毫厘謬以千里不但一物之失而已是心之當度不有甚  
於物乎今王恩及云云自知也請以本然之權度之不偏  
盜為應物之累不以已私傷天下之公則見仁民之心當重  
而長愛物之心當輕而短而吾王主意本然權度就本心之  
平日之所處大有不得其平者矣主意本然權度是度王已行  
之迹待物是也但此度未言度破權然後一條大賢即物之  
何物至下文則舉賢事以度之破心之當度而因格君之  
度之也○權然後四句大賢舉度物而重夫度心所以論  
王也○心為甚心之不可不度加重于物者也○今恩定合  
下大賢詰時君權恩之  
恃必勉之以度諸心焉

節解抑王與甲兵孟子曰王愛民之心所以輕危士巨危於士

卒群構怨於諸侯精結怨仇然後快於心與然後快於心與

實非人心之所決有甚於其于之牛者發明乎抑王愛民之

士臣所以輕且短者其必恃甲兵之堅銳而出為擊刺之資於

之機然後足泯平生之積滿夙昔之懷王心未快者為是而

始快之矣以是為快而屢失萬民之命吾固莫知其所以

夫不忍一牛之死而忍殘萬民之命吾王以此二者而並度

之則待民之與待物其輕重長短之不齊自昭然於心目之

下主意二者是待民之薄對破三事而足其心者欲其知所

矣也○吾何快二句指所不樂為者圖欲大有為也

節解王曰否豈王言我吾何快於是夫與甲兵則民力疲危

侯則民猶大我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然必為是者將以求

發明王曰夫子以寡人快於此者非也蓋與兵結怨則民力

快於是然吾有大欲焉非此不足以求之故去之不可得之

所以輕且短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原蓋出於此

節解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孟子言王之所大欲王笑而



不言王但笑之見于曰為肥耳不足於口與孟子言為甘美

口與抑為華采之色不輕暖不足於體與輕暖之裘不足於抑為采色不足視於

目與足以供王之視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五声八音不足

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便嬖寵幸之妾婦不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五者之欲上之諸臣而王豈為是哉而王之欲曰

否吾不為是也宣王曰不然我豈為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

知矣孟子言如此王心之大欲辟土地欲開辟其封疆朝秦

楚使秦楚之國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臨蒞乎中國中天下而

無若所為求若所欲如此與結怨之所為猶緣木而

求魚也如緣藉其木而東魚豈可發明孟子乃因其求大欲

無以副今日之答故但笑而不言孟子因舉四弊奉以

其趨向之實曰人之所欲莫大於飽暖安逸也吾王之大欲

者豈為口之於味也而肥甘有不足與寒之於衣也而輕暖

音有不足與目之於視也而采色有不足與耳之於聽也而

庭之上才俊備前先意承志以伺上之隙中王之欲者雜出

而莫禦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之故而與其構

怨已動有可娛而無餘憾矣吾不以是而與其構為也孟子

子知其意不在於四弊之問則在於六合之外乃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之矣欲辟土地惟四海而幅員之也朝秦楚

張大國而臣萬之也蓋中國率上之道莫非王臣也而無四

夷荒服之外莫不賓貢也其斯為王之大欲矣夫所欲既大

則所得不苟今乃以興良結怨之所為而求一統無外之大

欲是猶緣木而求魚也蓋魚在水而木在山求魚於水則魚

之不可也緣木求魚則傍徨雖切是皆出於無益之為也非魚

主意王之諸臣皆足以供其上五事辟王之所一節大賢

大欲因言其求之難也王笑而不言時君因大賢之探

示其意而陽欲掩之者中心疑也王笑止前與時君諱其

所欲大賢設言以探之也以若所三句大賢斥時君求欲非

推在於王業一統而已以若所三句大賢斥時君求欲非



道必無有成之理矣

節解王曰若是其甚與齊王則曰以所為求所欲由曰殆有

甚焉孟子言殆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魚雖不可得

亦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求如此之欲而盡心力而為之

今日竭心後必有心後必有心齊王又問後日

力而為之後必有心後必有心齊王又問後日

曰鄒人與楚人戰孟子言齊國與楚人而交戰則王以為孰勝楚人勝

乎鄒人曰楚人勝齊王言以力論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

孟子言王則曰楚人勝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

敵楚人弱固不可以敵強齊集有其一海內之地方千

里者九千里齊集有其一海內之地方千

也以一服八齊集有其一海內之地方千

哉必不能勝矣蓋亦反其本矣勢之則不可必不

其本而發明王曰殆有甚於此蓋亦反其本矣

而已據其用功之求雖由乎不察之累然莫益之下未聞復

有或擊考之相乘何後災哉蓋物也而勢也

也吾王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蓋心力為之臣俱王也

之勢而不恤夫人之議吾後也欲未從也

者不能善其後矣王曰後災不可得聞與孟子曰楚人戰則王

請以戰喻夫兩相固非楚敵也楚必勝之

以戰喻夫兩相固非楚敵也楚必勝之

然則欲求大欲惟反其本而圖之斯可矣主意下乃告之小

四言齊集

四言齊集











明君有見於此故其制民之產也林國經野度地授民必使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凡所以為老安少懷之地者  
 無所不用其心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雖盈虛消息天  
 道之常而康民之生者天固不得而限之也夫衣食足而知  
 禮節人情也然後故之以皇極之化乎之以王道之澤從而  
 驅之善馬則民有所資而無所累不待董之以威齊之以刑  
 而會于有極歸于有極莫知其所以為之主意明君制民之  
 者矣所謂民有恒產而有恒心者如此產亦從言如  
 下五畝之宅破明君一節大賢言明君制民之  
 十句正是也破以全其恒心也破然後二句明  
 教則民不難於迪教矣

節解今也制民之產今也制民之產者仰不足以事父母仰有父母

資俯不足以畜妻子俯有妻子而樂歲終身苦豐年終其

年不免於死亡凶年則必死此惟救死而恐不贍飢寒之逼

拳拳求食以救奚暇以治禮義哉豈有餘力禮義以為善

心發明今也制民之產疆界不詳分授無法使民仰不足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在天道固無全功而奉天保民

者亦無全能矣夫然則不有康食救死不贍則將不震天注

奚暇治禮義哉蓋資注之策無日不往來于懷而天理之在

人心者非其注想之所及也所謂無恒產而無恒心者如此

節解王欲行之吾王有意於發政施仁則蓋反其本矣何不

其本而制民恒產為哉如此發明夫恒心有無係於恒產之

則仁政可施而天下可王矣破王欲行一節大賢

乎心而發政施仁之本存乎制產王欲破勉時君有志保民

行仁政蓋亦反其本而制產之是務乎破勉時君有志保民

之道而當求其要焉

節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鮮見發明然制產之法何如五畝

行朝

而纘而續五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  
 之時則生而長而繁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專而農  
 民母有所使則穀不可勝食而入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夫恒  
 產既定恒心以生由是謹庠序之教以立夫賢才所自出之  
 關中之以孝弟之義以濬夫風俗所自善之源則子知幹父  
 之蠶弟知服兄之勞頌白不負戴於道路矣夫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如此則齊之政即王者之政齊之民即王  
 者之民齊之治獨非王者之治乎吾知土地可辟秦楚可朝



中國可蒞四夷可無不求大欲而大欲自家雖欲無王不可  
得已是以即所謂是心足以王也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然後始信王道之為大而破五畝之一節大賢告君有制產  
區區伯功之小奚足言哉破之法而王業可成矣。老者四  
句惟有以保乎民斯有以大其國大賢告齊君也

梁惠王章句下

節解莊暴見孟子曰在暴齊臣見孟子而言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

向曰暴曾見於王王告暴以心之好乎音樂也暴未有以對也暴彼時未嘗曰好樂

何如敢問好樂之事果有益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孟子言王

使其好之甚焉則齊國其庶幾乎則齊國其近發明莊暴見

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蓋清閑之宴得以論及乎嗜好之

情暴於卒然之間欲對而未得其詞敢問之好樂何如如果

益於治乎抑無益於治乎若有益於治則以樂之可好者

而之若無益於治則以樂之不可好者而抑之願有所聞焉

誠使王之好樂其有懇切至當之情有欲罷不能之勢由是

頌聲之作流於無窮齊國之治雖未遽收其

成也而雍熙太和之盛行將企而及之矣主意是酌量未

定意甚字與庶幾字只虛破莊暴全大賢於齊之君臣必各

盡講去蓋未節正是也大賢引君篤好樂而國

可與則樂齊之古矣節解他日見於王曰齊王而問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曾告莊暴以好音王變乎色曰齊王改變乎顏色而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言我寡德之人非直好世俗之樂耳直

常時世俗所發明孟子以莊暴不能復問以悉其意故也曰

用者之樂耳見於王曰王之臣有莊子者則聞王嘗語

所以好樂不識有諸王慙所好不正乃變色而言曰先王之樂

所以鳴天地之春至矣盡矣無以加矣寡人非能好之直好

世俗之樂耳所好者世俗之樂則一已之私情焉

足以瀆夫子之所哉寡人所以自誦而自愧也

節解曰王之好樂甚孟子言王之好音樂之甚則齊其庶幾

乎則齊不止於今日之齊可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日之鐘

乎近於蕩上平平之治乎



古人之咸英韶護也孰謂古樂之不可同哉發明孟子從而道之曰王無慙於世之好樂其游精神於音律之表而妙真趣於咸通之餘不日得之於耳而又體之以心將見優柔乎中而德以盛天下作中而治可成齊其庶幾矣至是則樂作於王所者雖皆世俗明之既合天下之和者不過以天下所以已治者而宣之聲耳王能如是則齊庭之制作而非助欲之符音至和之流溢而非古也尚何今樂之足慙而古樂之難乎其繼耶主意樂二句承上破今之樂二句此古今之樂而

節解曰可得聞與齊王言好樂甚而齊無曰獨樂樂與人樂

樂孰樂孟子又詰問齊王言獨自作樂惟致已心之悅為曰

不若與人齊王言與其獨享其樂不若曰與少樂樂與衆樂

樂孰樂孟子又問與少者之為樂與曰不若與衆樂

言與少者以為樂孰若與衆樂曰發明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其

與民同樂故先以常情之所樂者而發其心之明曰大樂之在人也為已樂也及人亦樂也樂既形於彼此之交而跡不免有人已之限意王較量之下必有彼善於此者矣果孰樂乎曰獨樂而不與人則自為雖善情何有於同胞商為吾樂病矣曷若公之於人則物我於成休之度之為愈于孟子又詰之曰夫樂之在人與少樂也與衆樂也人雖在於所愛之中而勢不免有衆寡之辨意王審擇之餘必有大彼取此者矣果孰樂乎王曰少與而衆道則情有專愛每病於不傳適為吾樂累矣曷若廣之於衆虛天下於主意與衆指春之地之為愈乎是常人之情王已如之悉矣主意與衆只就人之常情言破蜀樂七一節大賢兩發時君勿作治天下者言破之語樂而得其推廣之情也

節解臣請為王言樂孟子自言我為今王鼓樂於此且以君

言之今王鼓音樂於此也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皆頭痛額聚吾王之二好鼓樂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何為使我而至於此極也父子不

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於兄弟妻子不得同聚而相保矣今王



田獵於此今王出田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百姓

奔車驟馬之聲音見王導引旌旄之華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皆頭痛聚額吾

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言吾王之好此無免之

之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父與子不得相見兄弟

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此無他故蓋由其獨樂於發明子

曰好樂一念人已大同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則所謂好樂

甚齊其庶幾者臣請為王誦之今王鼓樂於此云云旁散顛

連無告之情寧幾何時而復見太平之盛乎夫於耳需目染

之下而有敢怒不敢言之感豈顧為是而非其君哉蓋天之

立君非與以可安之位而毀之也為君者惟知其志之好執

敲朴以鞭答其民工求逞而無忌則導欲之下足為長怨之

階其言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主意今王二節只

為聲者有鳴其不幸而不自知至於此也破今王鼓一條大

如此直至末節方是勉王也此無他二句破賢即民心之憂

皆就平時說此皆設言非齊王實事九破賢即民心之憂

美大賢許君以論樂必戒勉之詳而深望之焉

節鮮今王鼓樂於此以與民同樂者言之百姓聞王鐘鼓之

聲管籥之音百姓聞王擊鐘鼓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皆欣欣而有歡喜之色而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相告曰相告者自相告也也我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與使

也其有疾病何以能鼓樂之如此也今王田獵於此出而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百姓聞王奔車驟馬

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皆欣欣而有歡喜之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我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此無

他與民同樂也此無他故推好樂之心以及發明今王鼓樂

田獵也然則致治聲音太平儀衛何幸今日見之乎夫於耳

聞目見之下而治權析鼓舞之情豈顧如是而徇其君哉蓋

以君之於民也不以其樂為己私而推心以置其腹凡有利

乎生民者無不預為之地由是以心感心而民心之樂亦與



此不然意重鼓樂一邊田獵特帶言之耳故與民同樂破

節解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廣今齊王法其與民同樂之心

急務成也所謂齊其庶幾者不在是乎發明之失私其樂則民怨

和為不於齊定而來歸凡疾獨樂之君者莫不於齊而趨樂者莫

主庶幾者如此至是古樂未必其為古今樂未必其為今不惟

其本不當慙而亦不必慙矣夫孟子因齊王之好樂云云與民同

瑟雖工而不售於好等之意矣惜乎主意未節同樂亦只就樂言

其二破樂以天下則自裕於治也

節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宣王問於孟

子對曰於傳有之孟子

古書魯有發明齊宣王時有侈心矣故有四十里之囿而民

此說也故齊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不知信有諸乎

孟子曰事於無徵而明於有據吾觀於古書蓋有之矣破

較之必徵諸書而示人情焉

節解曰若是其大乎宣王言如此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孟子言文

以囿之為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齊王言

不廣也足齊民猶以為大此何說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孟子言

同之囿無私禁也民以為小不亦宜乎夫以七十里之囿

千萬人之取皆於七十里發明其囿以自快其樂而方七十

之囿宜乎民以為小也里若其大者乎孟子曰王以為大而當時之民猶以為小

也孟子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特半於文王耳民猶以為大何

於囿者囿之中草木生之禽獸居之當時芻蕘者往焉而



新以蒸雉免者往焉而以雉以雉是芻蕘與雉免者蓋七十  
 里而有之而文王於民也亦盡七十里而同之蓋如傷之念  
 既切同仁之愛以乎凡可以為民之利者悉為之圖而况於  
 也薄法便於民則其愛也深凡為文王之民者莫不樂其樂  
 利其利舉欣欣以相告曰其將繁吾王之草木乎抑將以育  
 吾王之禽獸乎而何漸於最爾之區也是非固之小也民自  
 見其小耳况其中之所有又得而取之宜其相安而不知也  
 主意與民同之只在上一二句言民以為小就上下交愛說  
 惟恐其利有不足民以為大者是不與民同而民駭之也亦  
 可但如此說只是貪利了不見文王得民心不如前說為長  
 破○文王之首節齊君問周制而然之以古此大賢之善論  
 也○文王之六句聖人公其周于民宜民之忘其大也○獨  
 義者二句聖君公其圍而與獵者獲者共之焉○民以為二  
 句觀大賢是國人之論  
 聖君之公其所有也  
 節鮮臣始至於境我臣初入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禁禮也  
 齊境之時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禁禮也  
 魯問吾王之禁  
 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言魯問之

內有四十里之圍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比有殺取圍中麋鹿之  
 謂嚴矣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如足四十里之圍為陷  
 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則圍中之麋鹿皆齊民之發明圍而民

以為大者局故焉臣始至於境云云麋鹿者加以殺人之罪  
 少麋鹿之故及其民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而陷民於  
 死也夫一人專之而衆人病之法重心疑威尊命賤則觀草  
 木之蕃蕪豈然喪其樂生之心禽獸之叫號適足以鳴其不  
 平深心積怨蓋將不可磨滅矣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是則

節鮮○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宣王問於孟子與鄰孟  
 子對曰有鄰國有道乎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獨有仁者之  
 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撫字之是故  
 心自不能已為能以已之大而含容撫字其小國焉

湯事葛○此所以湯為大國也而事葛文王事昆夷文王  
 夷之小國昆夷雖無道亦容之也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義理識時勢故大

無道而亦容之也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義理識時勢故大

仁者  
 獨有  
 是故  
 是故  
 是故







恃而交鄰者理也。○樂天者二句大賢即仁知者有容有守  
之美所以進王之睦鄰也。○樂天者一句與天埋馬一者以  
天下為度也。○畏天止深之大賢著脩理者之規模必引詩  
以徵之也。○詩云畏一節大賢引畏天者存之言所以明知  
之事也。

節解王曰大哉言矣宣王言大矣哉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

德之人氣稟之偏而有好勇之疾恐不對曰王請無好小勇  
能事大而恤小也其能盡夫子之言哉對曰王請無好小勇  
孟子對言王請無好血氣之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夫按劍於  
言曰何人敢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此乃匹夫之勇敵不  
與我為敵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此乃匹夫之勇敵不

王請大之小勇固不可好王請大之發明王曰仁者恤小而  
者事大而畏天能保其國大哉夫子之言是誠交鄰之要道  
也但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蓋少年英雄之氣猶未盡除而  
稱武之加忿怒隨之矣夫惟其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而  
仁知之道蓋將有志焉而莫能與也奈之何哉孟子因其言  
而順道之曰好勇非疾而勇之小者為疾王請無好小勇失  
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使有

以勇當之則交臂相戕其勇窮矣安足以言勇夫惟勇之大  
者據義理之發卒然憚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蓋規化  
於天地規運於盛衰剛中而應行後而順若主意王請大之  
雷霆之震作無不摧折者矣王請大之焉主意王請大之

節是勉齊王應王請大之句自王請無好小勇以下孟子又  
是從他好勇處說將去與交鄰事無閑總註分明作兩段可  
知破大哉言三句時君於大賢必大其言而欲不能踐其言  
也。○王請無至末大賢迪時君以大勇必徵諸二聖而勉以行  
之也。○王請止之民大賢擴時君之大勇必述二聖之大勇

節解詩云王赫斯怒大勇何如皇矣之詩有言爰整其旅於  
其軍旅以遏徂莒人侵阮徂止也以止遏密以篤周祜以篤周祜以篤周祜  
之師以遏徂莒人侵阮徂止也以止遏密以篤周祜以篤周祜以篤周祜  
密人為害以對於天下人既除而天下安矣詩之所言如此  
我周危矣以對於天下人既除而天下安矣詩之所言如此

此文王之勇也孟子言此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申詩  
此一奮其威怒而安寧天發明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下之民不謂之大勇而何發明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之祖莒少篤周社少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肅將天威聿現厥成矣文王之勇有大焉○文王夫  
破王赫一節大賢引詩言聖武之昭而特東其大焉○文王夫  
二合大賢詳二聖之事而申  
其為大勇所以勉時君也

節解書曰天降下民周書秦誓有云作之君作之師為主之君

為之師以教之言二惟曰其助上帝為君師者惟助其上龍

人而任君師之責惟曰其助上帝為君師者惟助其上龍

之四方高居於九重之上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在罪無罪

已天下局敢有越厥志則天下何敢有為乎一人獨行於天

下武王耻之武王惡而誅之書之意如此此武王之勇也

此周武王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申書言武王亦能

天下之民又不發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

謂之大勇乎發明助上帝龍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相大介會執清明矣武

王之大勇破書曰天一節大賢引書而釋之者以著聖人之

有如此夫破大勇也○天降下厥志知上天界政教以厚乎

聖人當知聖人操賞罰以安乎天下武王

亦一旬觀周主之大用介而四海未清矣

節解今主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誠能繼文武之勇亦

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則民皆望其一怒以除暴亂惟恐

發明當今之為暴亦多矣斯民之被罔亦甚矣吾王誠能以

將見辭職義王窮兵非出於無名而少治易亂先告自享於

有衆故神武之怒震於王起惻之情切於下民之後之居來

其蘇而持之以無者也否則猶在水火中尔果孰告之抑

孰從而持之即夫以吾王一奮疾民之勇而為人心所係屬

如此則勇非疾也王亦識其遠且大者而以義為尚斯可矣

由是觀之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

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孟氏戒破王則大望係乎民心矣

勉齊王者至矣惜乎其不能也破王則大望係乎民心矣

節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齊宣王有雪宮之樂先慶也

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宣王自誇其所有謂賢孟子對曰有



孟子答之曰今王者處賢者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但此樂者  
於雪宮則賢者誠有此樂矣人不得則必有非發明且夫齊宣王  
其君上之心言人君云上共之而巳發明子於雪宮之地也  
就見之因誇其禮遇之盛而問之曰夫雪宮之也惟一時之  
勝備十乘之觀固寡人所以自樂者也今夫子一曰宛然當  
之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王處臣于雪宮之中則草萊  
趨走亦得以雍容於此誠有此樂矣然樂者天下之同情君  
能與民同之則人皆有此樂苟徒以南面之樂自奉其則  
亂寒暑雨之民不象大夏千間之庇將見觀雪宮而只望  
京師而涕洟口不敢言而主意賢者亦有此樂句還見其  
心敢怒君其獨樂得乎

字破雪宮全大賢因君誇所樂而引以起下句非解本文有  
詩中人君能與民二句補有字下而雪宮之樂勿換開去  
不同此賢者指孟子言有字就應上有雪宮之樂勿換開去  
字破雪宮全大賢因君誇所樂而引以起下句非解本文有  
節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上下之人不安分固非也為民  
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若為人上者而不與斯民同樂  
可不與民發明夫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善下之所當安者  
同樂乎

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蓋天之立君所  
以為民也民無所恤亦奚以君為哉  
輕意重在破不得而二合大賢戒時君不可獨樂而勉以同  
下二句破樂之效焉不得而一條大賢據理而責諸上  
下其望時君之意切矣

節解樂民之樂者人君樂斯民民亦樂其樂斯民亦以此憂  
民之憂者人君憂斯民民亦憂其憂斯民亦以此樂以天下  
樂不以天下而憂以天下憂不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然而不致王於大發明是故天下之人所誰強而合者勢也  
下者無足理也

公其心而已矣夫民之所樂者猶夫我也能樂民之樂亦憂  
者猶夫我也能憂民之憂則民亦樂其樂而欣欣然喜色相告焉  
民之所憂者亦憂其憂也非以其憂而  
倦倦然保后胥戚焉夫樂以感民之樂是感民之憂是感其憂  
也非以我也後天下之樂而樂者乎憂以感民之憂是感其憂  
也非以我也後天下之志故其先天下之憂而憂乎惟其心之公  
悅焉遠者來焉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其始也通天下於

樂民之憂者人君憂斯民民亦憂其憂斯民亦以此樂以天下  
樂不以天下而憂以天下憂不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然而不致王於大發明是故天下之人所誰強而合者勢也  
下者無足理也

公其心而已矣夫民之所樂者猶夫我也能樂民之樂亦憂  
者猶夫我也能憂民之憂則民亦樂其樂而欣欣然喜色相告焉  
民之所憂者亦憂其憂也非以其憂而  
倦倦然保后胥戚焉夫樂以感民之樂是感民之憂是感其憂  
也非以我也後天下之樂而樂者乎憂以感民之憂是感其憂  
也非以我也後天下之志故其先天下之憂而憂乎惟其心之公  
悅焉遠者來焉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其始也通天下於

樂民之憂者人君憂斯民民亦憂其憂斯民亦以此樂以天下  
樂不以天下而憂以天下憂不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然而不致王於大發明是故天下之人所誰強而合者勢也  
下者無足理也



心而其終也自會天下於一統然主意樂民二句只是言則雪官之樂庸可不公之於民乎樂民得遂其欲則民亦樂君所樂也憂亦如此勿作樂民之樂使民得遂其欲則之能樂已也樂以天下是推欣交通充寒無間也憂以天下是求敬大恤無胥絕遠也總管上言君民皆在也勿專重君一破樂民一節大賢於時君而啓其公天下之效也樂民而王業成矣樂以天二句情出於一人公極於天下為度

節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公此孟子舉齊之故與告之景公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吾欲觀此三山之勝而南循于海濱放于瑯琊達其所至蓋欲擅遊觀之勝而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使我何所脩為而可以發明然與民必遠有所慕也在齊則亦有行之者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皆方觀民遊觀之亦久矣天君亦竊有志焉蓋當聞有轉附朝舞之奇與夫瑯琊之秀者矣夫欲窮瞻盼於中天極嬉游於暇日限於轉附朝舞適而南故于瑯琊使全齊佳景

舉伍日中吾願畢矣然夷考先王之遊觀萬代瞻仰者也斯行也不知何脩而可以比而同之使先憂後樂之氣象人皆得以視先王主意齊景公以下是舉破吾欲觀一條齊工者而頌我焉

有志慕古也吾何脩而可以比也

節解晏子對曰善哉問也所問之善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諸侯之邦其名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然巡狩者其義則

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天子其朝而見於述職述職者述所職

也然述職者其義則無非事者一性一來皆無有無事而空

也陳其所守之職也無非事者一性一來皆無有無事而空

豈空行哉春省耕而補不足而春行以省察民之耕或

秋省斂而助不給秋行以察民之斂或不復諺曰時公語有

云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我王若不游我何以休息而安田里即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我王若不游我何以有所補助而免怨耶一遊一豫為



諸侯度

一遊行一遊豫皆有所為也。天子止不給齊臣遊。先王巡

對曰先王之法。久矣。後世草之行也。今吾君遊。視之。問有志

者。必所守而式序在位也。諸侯朝於天子。曰。志。職。述。職。者。志

所職而歲事來。辟也。是。敷。言。奏。功。之。典。備。舉。於。巡。狩。朝。會。之

餘矣。孰不為事。春而平。秩。東。作。也。省。耕。以。補。其。不。足。秋。而。平

秩。西。成。也。省。斂。以。助。其。不。給。是。引。養。引。括。之。仁。誼。敷。於。車。塵

馬。足。之。下。矣。孰不為民。故。夏。諺。曰。吾。王。之。遊。吾。民。之。政。不。舉。寒。而。化

其。不。於。方。岳。郊。野。之。一。遊。焉。則。考。察。補。助。之。政。不。舉。寒。而。化

或不死。吾。何。以。休。耶。吾。王。之。豫。焉。則。考。察。補。助。之。政。不。行。帶。而。恩。或。不。逮。吾。何

郊。野。之。一。豫。焉。則。考。察。補。助。之。政。不。行。帶。而。恩。或。不。逮。吾。何

以。助。耶。一。遊。一。豫。與。物。俱。昌。而。為。諸。侯。者。莫。不。是。訓。是。行。以

近。天。子。之。光。豈。敢。為。病。民。之。遊。以。獲。疾。天。子。哉。此。先。王。之。法

也。主意。句。還。就。巡。狩。述。職。言。是。為。事。而。遊。也。勿。作。釋。其。義。說。無。非。事

兼。天。子。諸。侯。皆。有。天。子。省。畿。內。諸。侯。皆。邦。內。此。是。為。民。而。特

觀。也。要。之。為。事。亦。所。以。為。民。故。夏。諺。總。云。皆。有。恩。惠。以。及。民

也。豫。與。將。一。船。破。之。法。焉。云。子。止。使。度。齊。臣。告。君。之。遊。現

只。反。覆。言。之。破。之。法。焉。云。子。止。使。度。齊。臣。告。君。之。遊。現

必。接。夫。古。法。而。徵。諸。古。語。焉。云。子。止。使。度。齊。臣。告。君。之。遊。現

來。之。典。必。各。舉。其。名。而。釋。其。義。也。云。子。止。使。度。齊。臣。告。君。之。遊。現

王。之。道。現。皆。有。所。為。而。為。也。云。天。子。止。不。給。齊。臣。遊。先。王。巡

行。之。法。有。為。事。者。有。為。民。者。云。無。非。事。三。句。不。無。事。以。厲。民

有。恩。惠。以。及。民。先。王。遊。現。之。法。也。云。春。省。耕。二。句。商。刑。察。民

而。有。以。利。民。周。王。之。法。也。云。樂。民。止。不。給。大。賢。既。言。人。若。憂

發明

子

志

職

述

職

者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口咀呪也。民乃作而歌，心遠也。是其方命虐民，魯莫惠我師也。飲食荒流，後律而不知節也。且縱流連，荒亡之樂而為所屬之諸侯，憂夫民非后，周克胥匡，以生而乃大肆民害使之无少自存，柰之何？民不穷且盜也。為民上者，何忍使民之至於此也？  
**主意**：言亂者二句，只見其勞耳。喻喻二句，承亂者二命者，蓋天子封諸侯，以安民也。今若此，則是逆天子之命而虐民也。

**節鮮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波放舟隨水而下，樂而忘歸，其名謂之流。從流上而

**忘返謂之連**：源舟逆水而上，樂而忘歸，其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好田獵而無厭足之心，其

**樂酒無厭謂之亡**：以飲酒為樂而無厭足，其名謂之荒。發時也。荒亡之行，亦无荒亡之

**先王無流連之樂**：古之先王无此。荒亡之行，亦无荒亡之

**君所行也**：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也。發明：夫流連荒亡之義，何

夫孰无是樂也？顯有節焉，斯可矣。今也，被不潔之輕舟，逆從之浩浩，乎如馬虛御風，而不知所止焉。則謂之流，臨万頃之茫然，則謂之連。亦人君所以寄其勞而樂其心者也。願有

節焉，斯可矣。今也，外荒于禽而時從，辭雖以聖，遂一以二日之戒，蓋場然矣。則謂之荒，內湛于酒而日以盡，觴以其酌庶

事康哉之歌，若周聞矣。則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夫今時之弊，如此若先王之遊，觀但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空

而樂，非此若先王之遊，觀但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空

曾不足以及累其繼，王之欲一利一弊，得失殊途，二者推在君

所行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晚。主意：准君所以處承上

者，欲王則往，夫豈他人所能與哉。主意：准君所以處承上

其幾也。勿專一，從流下一，節齊臣於當時，遊觀之弊，必各釋

重先王一邊，破其義以告君也。○流連合下一，齊臣迷縱欲

弊之弊，而必詳釋其義焉。○先王無一條，齊臣若古法之無

弊深，其君之自勉也。○惟君所行也，齊臣欲君酌古今而

矣。其幾，所以勉之之意，有在矣。○惟君所行也，齊臣欲君酌古今而

可諫有所勉，而言無不說，齊之君臣然也。○  
**節鮮景公說**：景公聞晏子之**大戒於國**，示以將更張其治也。  
**出舍於郊**：乃出舍而居於郊，外自責也。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於是大告戒於國中而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於是大告戒於國中而  
 於是以補民之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乃呼樂官  
 我與晏子君臣相說，尔可為蓋徵韶角韶是也。此孟子解之  
 我宣和悅之情於金石之間。



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今景公悅晏子之言大成展舍事已  
治矣徵韶之樂可作也補民不足民已安矣角韶之樂可作  
也所作樂徵韶角韶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其君之欲者何罪尤之有  
也

劉

畜君者好君也孟子又釋詩言臣能畜止其君之欲者皆是  
而反為民為事之舉則今王雪宮發明開而悅之乃大成於  
之樂可不因其言而與民同哉

國申命而行事也出舍於郊自責以省民也於是與齊倉  
廩以補不足于以設我士女也又且召大師而謂之曰君之  
與臣股於相須而疎於相遇我於晏子也惟然交欣相得益  
章尔其為我潘之音樂以鳴其盛庶希世奇逢非惟吾君也  
知之齊人知之而天下後世無不知之矣然所作之樂實維  
伊何蓋大成出舍與補助亦惟欲庶績之成庶民之安  
道耳而鼓之為事角之為民乃當時之所作者也其詩之成  
於樂有曰畜君何尤蓋以為君者樂不可極欲不可縱誠能  
畜而止之俾其周旋于游則有以杜復舊之軌而成回天之  
力矣是其心也必欲引其君於堯舜熙熙鳴號於无窮寡欲養  
心之助隱然有保傳之忠者矣不為愛君之至乎愛君如此  
又何尤哉是則晏子畜君之欲而景公諒臣之心後于詞章  
傳于後世比齊之治雖不能繼古亦足以顯于時矣吾王能  
公聖官之樂則亦且王猶反手而君願之不足言矣惜乎齊宣

太強之人耳嗚呼齊宣不足為景公不足為景公悅一節大  
也孰謂孟子大賢也而有泥於晏子哉破齊詳述齊君臣  
相與之事之心者所以望時君也○為我作至末大賢述齊  
君作樂之內因表其作詩之心焉○為我作二句大賢述齊  
君命官作樂之意因實其所作之樂焉○為我作一句齊君  
命樂官欲以声鳴國家之盛也○蓋徵韶一句大賢述齊君  
樂聲之作意在於為事為民而已○蓋徵韶三句大賢於先  
齊之樂舉其音要其詞所以鳴其盛也○畜君何三句大賢  
樂齊之樂章而釋之以表忠臣進諫之心也○畜君者一句  
大賢釋樂章必原直臣之所以為忠也○惟君止不足齊臣  
嚴於進諫齊君善於從諫

節解○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齊宣王問曰明堂在  
符朝諸侯之所至戰用之時人見天子不復毀諸已乎  
果從

之而毀折之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宣王言  
抑且止而勿毀乎

夫明堂者規制軒特非群居之可王欲行王政王今欲行以  
比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

勿毀之矣且因其舊而發明其由來也舊矣人皆謂我毀之

不可毀也



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則夫明堂之存特  
 虛器耳衆論淆亂未知適從當毀之乎且止之乎孟子對曰  
 王之欲毀明堂蓋有感於先王之不作而無見占道之可復  
 焉者夫明堂者何為而設也蓋天子之狩于列國也行事於  
 異施命於姒於此而協時正日於此而同律度量衡於此而  
 脩五禮如五器凡黜幽陟明之典舉於此堂焉施之雖強  
 馭之諸侯莫不膏車秣馬震疊奔走恐于後全之誅所係也  
 亦重矣然是堂也固待人而盛亦不可擇人而居吾無志於  
 台則亦已矣苟能以遠大自期行王政以故人心則亦  
 可以王矣可以故躋於此而坐享其成矣何必毀哉 **主意**  
 就諸已乎還作兩疑之詞但意更重毀一處夫明堂句不可  
 有王政又得 **破意** 毀名堂全大賢因君詢毀明堂而啓以行  
 聞之問也 **政必詳與論政而隨適其病焉** ○夫明堂  
 一節大賢原明堂之立而著其所當存焉所以啓君也 ○夫  
 明堂二句大賢答時君必指言明堂之所以設也 ○王欲行  
 二句大賢於齊王必與樂夫  
 明堂之可為者以啓之也  
**節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王問孟子言王者之 對曰昔者文  
 王之治岐也 孟子對言王政莫過於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者九分而

稅其 **仕者世祿** 仕者謂有官者 閔市譏而不 不 罪人 不 孳

而不及其妻也 **老而無妻曰鰥** 若年老者謂之鰥夫 **老而無**

**夫曰寡** 年老者謂之寡夫 **老而無子曰獨** 年老者謂之獨夫 **幼而無父**

曰孤 年幼而無父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此四者

天下用窮之民而無 **文王發政施仁** 周之文王發其 必先斯

**四者** 必先及於此 詩云哥矣富人 毛詩有云多財之 哀此

**獨** 但此孤獨困窮之 **發明** 王曰各堂之毀與不毀在王政之

子曰政至文王而止 蓋自其治岐者視之乎彼岐之民有耕

之所不發也而文王之治之也 以耕則九一焉益民於官以

御暴而不為暴也 澤梁無禁同利而不專利也罪人不孳

予以制由質要也不幸而有老而無妻之鰥焉有老而無夫



之寡焉有老而無子之獨焉有幼而無父之孤焉比四者乃天下顛連而無告者也而文王發政施仁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四者尤加之意所以賑其飢而濟其寒厚其生而立其命又不在於凡民之列者焉詩不云乎嗇矣富人哀此鰥獨夫惟鰥獨之可哀比文王所以必先鰥寡至意講包耕者九孤獨也文王之治岐如此王政豈外是哉破

節解王曰善哉言乎宣王問孟子之言而嘆美曰王如善之

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既以我言為善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貨宣王言我寡德之人有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孟子答

糧乃包裹乾食于橐于囊置之而有底之橐言所積多也思戢用光

安集其人民用弓矢斯張張大其干戈戚揚備其干戈爰方

啓行於是始啓行而遷國於幽詩之所言至此夫公劉之民

故居者有積倉孟子解詩言所以居行者有裹糧也出行者

可然後可以爰方啓行也然後可以啓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宣王今好貨財能如公劉與百姓於王何有侯有必然耳何

難之發明王曰夫子所論治岐之政誠致治之具圖也亦

於迹之勸意疎於詞之密而不知行之也固可績矣夫何心怠

行也觀氣稟之付有漏好貨之習未除惟其好貨則求不得當

欲固民是盡其何以行之哉孟子又因其蔽而痛之曰好貨

人情也庸何傷哉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戰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夫公劉

之民居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居與行之有資心與身而復泰然後可以爰方啓行人民於是乎重安國家於是乎



再造自非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人則民焉有積倉  
 裹糧之富哉王如好貨而能與百姓同之雖未必奇貨以共  
 下民而所以解慍阜財者求至公劉而後已則兆民名也四  
 方攸同所謂天子為天下王也於王何有既可以王則亦可  
 以坐明堂而朝諸侯主意下註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  
 察以好貨為疾哉王意以及民句總用於然後可以爰方  
 啓行下若出故居者二句則用於故字上可也於破王曰善  
 賢因君善其言而勉以行其言因君病於利而勉以公其利  
 王何有下要入坐明堂而朝諸侯意方與上完全破一節大  
 賢因君善其言而勉以行其言因其有知言之明而勉之以力  
 行之勇也○故居者止何有大賢推古人所以能富乎民必  
 進時君所以能得乎民也○故居者二句大賢表古人之民  
 之富以微其好利之公也○故居者三句大賢勉時君公其利於民  
 人之公利若然也○王如好三句大賢勉時君公其利於民  
 則不苛而王矣

**節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宣王又言寡人有好色對曰

**昔者大王好色**  
孟子答言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曰太姜詩云古公亶

**父**  
詩之有云古公來朝走馬早朝走其馬

**至于岐下**  
至于岐山之下爰及姜女於是與姜

**爰及姜女**  
女於是與姜

**當是時也**  
孟子解之言

**內無**  
怨女

**怨女**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外無曠夫**  
外無曠夫

**王如好色與百姓**  
同之

**同之**  
使人皆遂室家之願則民心得矣於王何有天下也何

**使人皆遂室家之願**  
則民心得矣於王何有天下也何

**則民心得矣於王何有天下也何**  
則民心得矣於王何有天下也何

**則民心得矣於王何有天下也何**  
則民心得矣於王何有天下也何

**則民心得矣於王何有天下也何**  
則民心得矣於王何有天下也何



句觀聖世之民而男女各遂其室家之願也。王曰善。二合大賢於時君因其兩病夫王政之難行而擴之焉。王欲行必毀因法語異言以導之焉。

至末大賢曉時君以明堂不章旨方指齊王身上來。破時君於大賢之設問也。

節解曰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言於齊王之臣有託其妻子

於其友王之言於朋友之家而之楚遊者而往楚國比其友也

則凍餒其妻子及其友歸之時則衣食則如之何當何如以

友乎王曰棄之今既如此則友道薄矣當棄絕之而不與友

焉發明此孟子憂齊治之不振冀宣王之改圖故先設事以

凡所以衣食之資一付之友矣及其自楚反也乃知彼之凍

餒其妻子則王之臣當向如何以處此友也王曰所貴乎友者

強笑語以相趨下握手出肺膽以相示者徒為空言而何貴

於友哉雖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主意陳餒妻子就友之意

而此非可交之友宜在所棄也主意陳餒妻子就友之意

之字亦破王之言臣二合大賢破指友也君以執君亦克明也

節解曰士師不能治士長不能治其衆上之為則如之何

王當何以王曰已之宣王言士師以治士為職今不能治

發明君者當何如以處此士師也王曰所貴乎臣者以其能

蹇蹇匪躬之故也况刑者民之司命今而不能治士則曠官

之刺與而明罰勅戒之法荒矣民將稱冤尤之不終无也雖

用之臣宜在所已也主意指士師也破言官不稱職以負

君而君據理以答焉節解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孟子又問今四境之內不治也王將如之何耶

其各勤君臣矣在彼既曰弃之已之在此則將如何哉王顧左右而

其各勤君臣矣

其各勤君臣矣



王於此時欲委之他則無可任其外者欲文其過則無可為  
詞者於是惟顧左右而言他其憚於自責而耻於下問有  
如此然則孟子將何術以沃其心四境將破四境一條大資  
何時可臻於治哉君子重為齊宣一慨也破指國政之失以  
詰王而王亂其詞者不足與有為矣。王顧左  
一句觀齊王之耻于聞過大資實齊之志荒矣

節解。孟子見齊宣王曰。孟子見齊王非謂無故也。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謂之故國也。王無親臣矣。臣而親信之。臣則無矣。昔者所

故國  
有節

孟子見齊宣王而謂之曰。吾王擅千乘之尊。挾全齊之業。亦  
徒尊在人之規瞻而不顯。亦世實係在纒之輕重。是所謂故  
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然世臣必自親臣  
始也。今王則無親臣矣。蓋昔日所進用之人。將以為心齊股  
肱之托。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既無親臣。則君勢日孤。朝之  
動。山之老。臣心日式。國鮮同德之人。包桑不繫乎。主意。所謂  
今日維翰翰易望于將來。然則齊亦安得為故國乎。主意。故國

者。句虛不可破。所謂故全。大資於時。若其非故國。而因示  
講下正見之。破。以命討之。當焉。所謂止。大資示時。君

以故國在世臣。而必責其取臣之疎也。所謂故三。所謂故三

句。大資較故國之。所以得名。所以勉時。君知所重也。

節解。王曰。倍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耶。王意。亡去者皆不

用之也。因問。謂我何以。發明。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

識其不才而舍之。發明。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

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世之曰。知人則哲。自古為難。吾欲杜幸。進

之門。先識其不才而小人勿用。使所用皆才。而終身親之。以

為後日世臣之主意。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字。破。吾何

也。如之何。而可。主意。中包有用意。如不得已。句亦虛。破。吾何

句。時君欲預知夫小人而勿用者。亦有所警。而然也。吾何  
合。下一時君。究以知人之預。而免其誤。大賢示以用人之謹  
而。惟其由也。吾何以止。得已。時君審夫知人之方。大資告以  
用人之要。吾何以至。未大賢於時。君問答之。詳無非著命  
討當公之意焉。

節解

節解。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且而進之也。必不得已而進之。言  
至也。將使卑踰尊。疏踰戚。資則可用。固不必進。外人來若尊



者親者不貧必擇在外疏遠之人而用之是將使在外之卑者過乎舊臣之尊者在外之疏者過乎舊臣之戚者乃不是古之可不慎與其謹與發明孟子曰用人之於初耳吾親君人者懸爵祿以待天下士必於明揚之際可以進可以無進其難其慎有如不得已焉所以然者何哉蓋尊卑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徵賢授能進疏遠之士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疎者踰戚朝廷之常於是乎乖矣於此不真萬一問之以儉人則尊者親者徒廢而卑者疏者又不可托重而侍力徒乖朝廷之典而無益國家之治是豈可以不慎主意卑踰尊二句是推其如不得已之由破論人君官人哉惟謹而必原其成焉國君進二句額後之道慎簡之而已矣將使甲三句大賢推言用賢將有變常之卒故當致重之至國君進二合論人君官人當謹其所由必詳致謹之道焉

節解左右皆曰賢未可也進賢如不得已之實何如左右之利未可信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衆大夫皆言此人之賢恐其為昏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大夫之弱愛未可信其為賢國人也皆曰賢然後察之至於通國之人皆曰賢未可也

用心以見賢焉然後用之見其名實相孚果為有德之士然

也左右皆曰不可勿聽恐左右皆曰此人之不可勿聽也諸大夫皆曰

不可勿聽恐衆大夫皆曰此人之不可勿聽也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

之可必其議論公矣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名實

相孚果為不可之人然後決以去之而不用所謂發明慎之

夫當用未用之時必為明且亮也詢之國人之言然後察之

可也詢之諸大夫曰賢矣未可也詢之國人之言然後察之

公矣然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不終無也於是從而察之

以而規所由必親見其資無異於國人之言然後察之

詢諸大夫曰不可勿聽詢諸國人曰不可則其論公矣然特

立而衆所憎者不終無也於是從而察之聽其言而規其行必親見其不可無異於國人之言然後去之童孺之器防其在位之休任之惟恐其不專存之惟恐其不久去之惟恐其可借焉有不才而誤用之又焉有不知而破君之進退人才亡去之耶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無所不致其謹也。○左右皆止用之人君之簡賢必論定而後官焉。○見賢焉二句知之真斯任之重國君進賢之道也。

節解左右皆曰可殺勿聽不特進賢如此至於刑殺亦不可

怒勿聽也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又恐衆大夫皆曰此人可殺

也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議論公矣然後察之於已果有

以合國人之言否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親見其有可殺之故曰國人殺

之也所以曰國人之所共怒而殺之也發明君為政之大權

均之不可失也必也觀雷霆噬嗑之象秉哀矜折獄之心左

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則

其論公矣然又安知其惟明克允而知用獄者乎又必從而

察之利於金矢獄成而字見其具可殺焉然後殺之明罰勅

法示無縱也何校戒耳示必誅也此所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節解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夫天命天討合乎衆人之公

母發明夫天命有五服五章之其用人也如此天討有罪

有作好民之所惡之而無有作惡然後可以臨大君之道

而作民父母矣否則賞以私喜而濫刑以私怒而濫罰

人之往惡在其為民父母計即意孟氏所以啓齊王破世之

者至矣惜乎王不悟也松栢之歌至今令人於戲破世之

大權者則子民之責無混矣

節解○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宣王問於孟子

夏桀於南巢武王伐商紂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古書曾有此

於牧野果曾有此事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古書曾有此

也發明齊王素有大欲之心實有城東周而自帝之想故問

也野之伐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矣蓋自湯誓作而放桀

之事以彰自牧誓武城興而伐紂之名遂不容掩於天下後

世破湯放桀全大賢答時若以二聖之事

也破有明徵必因其非之而推言之焉

節解曰臣弑其君可乎宣王言湯武臣也桀紂君也以曰賊

人者謂之賊孟子言害仁者凶暴淫虐賊義者謂之殘害義

倒錯也傷賊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殘賊之人衆畔親雖不

倫故名之曰殘及賊之人謂之一夫得為君謂之一夫也



聞誅一夫紂矣但聞武王師渡孟未聞弑君也謂弑君之事

所以深懲齊王發明王曰桀紂天下君也湯武臣也君臣之

重戒後世也天下之大戒可乎孟子曰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戴君能

與天下守仁義也彼凶暴淫虐滅絕天理而害仁者則謂之

賊顛倒錯亂傷敗彝倫而害義者則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

去而人心離不得為天下之主矣未聞弑君者與主意凶暴

命傾乎天而應乎人洪一夫紂矣未聞弑君者與主意凶暴

孟子斯言其所以深懲齊王而垂戒後世者與主意凶暴

以心言顛倒二句以事言下獨言紂者是為因破謂誅一二

聖君之所為所以止亂非以構亂也

章旨此章一直意上是言其不任賢下因者其不愛國破大

也過文洎有輕重以任者對任木者勿對曰匠者破賢

納報齊君必反覆其小於任賢而極於愛國也

節鮮○孟子見齊宣王曰宣王見齊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

大木工師謂木工之師匠人之長也言為巨木工師得大木則

王喜若工師求得大木則王之心喜悅以為能勝其任也

人斲而小之則王怒斲衆工之小匠斲而以為不勝其任矣

以此木之小不能勝我巨室之任夫人幼而學之夫上君子

是用木欲其大而不欲其小也夫大者夫大者小其用也則與用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王乃言且舍女之所學之仁義

大者小其用也則與用必待賢而後昌也人君之治必待賢而後昌也人君之治

後壯麗之居則必工師求大木而簡適用也吾王欲為巨室而

宜之巧求而得之則王喜其樂融也以為棟隆之吉能勝巨

室之任也或匠人無度材之妙斲而小之則王忍其色然

以為棟撓之凶不勝巨室之任也然則國家猶巨室也賢人

發之初欲其壯也外王之業顯涉於利見尚賓之日夫以賢

人所學之大有如此王宜大其用也乃曰姑舍女之所學而

從吾之所好是任木欲其大而任賢反欲其小知悅破得三

木以宅一身周悅賢以宅天下王果何見而若是哉破得三



何大賢設言時君樂於任木將以為簡賢也。夫人勿四句賢者有大用之。孝而時君欲小其亦不足與有為矣。

節解今有璞玉於此璞玉玉之在石中者孟子又雖萬盜必使玉人雕琢之雖值萬盜之金必欲使玉人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以舍棄女之所學而從我之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君臣相運

自為

為賢者

終身

不遇

國也

愛玉

章句

節解

舉之

取必有天殃

何大賢設言時君樂於任木將以為簡賢也。夫人勿四句賢者有大用之。孝而時君欲小其亦不足與有為矣。

節解今有璞玉於此璞玉玉之在石中者孟子又雖萬盜必使玉人雕琢之雖值萬盜之金必欲使玉人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以舍棄女之所學而從我之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則何其不同其教玉人







求虐故轉而破以去者以見其不可取焉。重食虛四句大  
賢原慈民趨避之情欲王之易暴以仁也。豈有他二句大  
賢原民傾效順之誠者以遠害也。如水益三句甚民心之  
畏者動民  
心之欲也

節解。齊人伐燕取之國之土地人民諸侯將謀救燕列

之諸侯將次謀計來救護燕國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齊王問于孟子言

寡人者何以待之使我何以處之得止孟子對曰臣聞七

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孟子對之言我嘗聞以七十里

湯是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未嘗聞有千里之大發明既而

不聽孟子之言而肆為取之計天下諸侯並起而曰救災恤

鄰吾人之職况以燕伐燕其可坐視而不救哉謀為救燕之

舉始將指曰而發兵矣齊王俱乃問計於孟子曰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吾恐敵兵一至齊將不血食矣不知何以待之而

寢其未發之兵乎願夫子教寡人計策孟子曰臣聞七十里

之小國混一區宇懷服萬邦朝諸侯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

也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敵兵未至王意七十里為政二句

倉皇失措備諸侯而反畏人者也王意七十里為政二句

齊伐燕全大賢於時君因其取燕啓寡而懼也故後古證今

而為之籌焉。臣聞七一句大賢述前聖以小國而成大業

所以勵時君也

節解書昌湯一征自葛始又引尚書有云成湯天下信之王

初興之時遂動天下之望而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方其望

之民信其志在救民非為暴也東面而征西夷之人怨其不先來也曰奚為後我來征我之國也民望之若大旱

之望雲霓也天下之民望之如大旱之時盼望雲霓歸市者不止王師既至之處凡婦征於市者不耕者不變凡耕於田旅之故而變亂誅其君而弔其民誅戮其有罪之君而安其無罪之民若時其耕耘之事











節解孟子對曰答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民疾病飢饉相仍之民老弱者俱轉展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人之將望四方以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

府庫盈滿有司莫以告為有司之官不以是上慢而殘下也

乎爾者及乎爾者也由於爾身之所出者必反於爾之身夫

民今而後得友之也孟子言民之坐視不救君無尤焉吾君

見罪於孟子對曰君欲歸罪於民益亦反求諸已而已

之中壯者無以萃其俛散而湖口於四方者幾千人矣飢寒

困苦之不勝所望以拯之者有君與有司也而君之倉廩實

府庫充侈然自恣於民上有司莫以告而勸其君以改節是

君與有司暴慢而殘下則我執有疾坐視其死而不救者有

由矣曾子曰戒之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及乎小無怨不仇而無德

不報也今卿之為國向也荒政之不脩上不以仁而愛下也

今幸報復之有地下亦不以忠而事上也此固報施之主意

定理耳君反而思之方將自充之不暇而暇充民乎哉主意

上慢上字兼君與有司言戒之戒之懸破而君之至未大資

仁政不必咎乎民勉其能行仁政可以得乎民也○是上慢

一句大資指君臣之賊民所以釋民之無罪也○夫民今一

句大資言民之薄乎上者正幸其有以報之也○戒之戒三

三句大資接報施之論以為民薄上之證所以悟時君也

節解君行仁政吾君必發號施令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則

下之民比皆親愛其上而效死發明由是觀之民不救有司者

其長矣其有坐視不救者哉發明由有司之不知恤民也

司之不知恤民由君之不行仁政也君若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凡可以利用而厚生者無所不用其情則有司

亦孰君之愛民以愛其民拙於催科而厚於撝字矣但見為

之民者亦以愛君之誠而為有司之愛恩自結於暇逸之時

勇自信於恤鄰之際親上死長而宜其匪躬以報效固所願

也何至疾視其死而不救哉是則民至愚也亦至神也恩已

怨之感惠各自以類至為主仁政泛言包上發倉稟意

公者寧不傷然有所懼哉主意皆在其內親上就心言死



良就身言言是臨進時也此長破大資厥時君仁  
上就有司言與上疾視長上同破民斯可得民也

節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滕國之君文公問於孟子曰我滕之

為國國之至小也今間於齊楚二大國之事齊乎事楚乎果

齊以借齊之勢乎抑發明且夫滕文公也處二強國之間度

事楚以借楚之勢乎無自全之理故欲擇事以求安乃

問計於孟子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二大國之間侯將兵

自中已無勝矣欲不事之則勢不可也欲并事之則力不逮

也今欲擇強而事不知於齊可乎於楚可也主意擇事以安

乎準裁靡定願夫子有以教寡人計兼也主意擇事以安

意破滕小國全大賢因時君擇事強以求安而必勵之以自

節解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皆非我之所能及也

無已則有一焉我必欲言之而不可也與民守之與民守之

深鑿乎圍築斯城也高築乎圍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弗去民亦死守而不去也則是可為也圖此策可以為之

也今則鑿池築城而實備實望與民共守而協力契功設或

變故之臨為君者惟憂其國之衰而不悲其身之死千百

宗社以身殉之不知有鄉也至於為民者亦感其恩於平昔

而專其志於報主五十里塚地為君保之有資無二也此則

守義愛民正大明白城為弭禍之良圖今日之所可為者也

否則勝之才力有限馬狼之貪心無厭國欲存得乎吁為文

公者亦可主意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語氣是副其僥倖苟免之

以自勵矣圖方見孟子不欲文公去事強意與民守之

兼君民在內效死就君言於效死中見得守義之意弗去指  
民言於弗去中見得愛民之意弗去者平日感其恩故臨  
難而不去勿云自民破是謀非一即大資於時君必阻其謀  
當今感其倡大義言破而勉以自強之道焉○鑿斯池三句  
設地利以空人心大資為時君謀也○則是可  
為也○大資勉時君之所當盡者亦曰理而已矣  
節解○滕文公問曰文公又問齊人將築薛薛近於齊今齊  
意欲吞吾其恐禍在於薛將逼我之甚女之何則可以待之則  
於薛也吾其恐勝也吾心驚恐之甚女之何則可以待之則



可發明 滕文公有患患之深故問於孟子曰禍變每出於不  
也 圖謀及當周於先事錄之於薛唇齒之邦實所由共  
禍福者也 薛之存吾固可恃以無恐矣夫何齊人之道將取  
薛之地而賊之兵旅未加先声有赫吾恐其城薛之兵不戰  
行將乘勝及滕于隣之戒已彰剝膚之禍 滕文公全大資  
方迫未審計將安出而可以無事為也 破 於時君之慮慮  
也必啓以行惟而勵其所當為者焉 齊人將一  
迎時吾必大資必述其慮患之深而詢以彈之焉

節解 孟子對曰 昔言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 昔者周太王

秋人來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太王乃去邠往岐 非擇而取之

非是太王陳擇岐 不得已也 避狄人之難不 發明 孟子對曰

山之地而據之也 得已而居之耳 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

於齊亦猶太王之福於狄然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

岐山之下居焉夫問關走馬之餘初無殷於可久可大之計

非擇此岐山之善而居之也蓋在我者固盡夫以小事大之

道而在彼者愈肆夫弱肉強食之謀豈久居於邠幾何不

胥而為夷也故不得已而遷國以圖存耳 破 昔者太王一即述

然則滕福於齊亦不得已而遷之可也 破 昔者太王一即述

而原其心者所以啓時君也 破 昔者太王一即述

貧原古人遷都之心非有所利而有所畏也 破 昔者太王一即述

節解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上者矣 誠能為其所當為循乎

世子孫必有上者矣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君了之人勞苦遷徙

興王者必出焉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以立國則基業於前

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具 古夫成功則天也 功而必具子

政令後世可繼續而行 若夫成功則天也 功而必具子

孫之為王則孫於 若夫成功則天也 功而必具子

上天豈可以乎 若夫成功則天也 功而必具子



可以敵大國固不可以敵強矣為今之計亦惟強於為善為  
舍也之居貞也為寢之脩德也使其可雖俟命於天耳外此復  
獨力何為哉股憂啓聖多難與邦今日之危未必然君之福也  
屬所當意孟子其善於謀國矣惜乎滕文公之不足與於此也

**主意**也此皆就文公身上告之非直至末二句方指文公也  
創業垂統內且空說只是立國也至為破(苟為善一節)大資  
可雖方是為善不失其真正字是善也破(於時君必勵以自  
盡而功不計焉)君子創三句大資於時君諭之以所能而  
不誣之所不能也(君子創二句)古人貽可人之業亦惟圖  
其有可久之德焉(若夫成一句)論獲豐勳之懸者由莫之  
為而為者也(一)鹽為善一句)大資勗時君居貞以脩德欲其  
盡人以笑天者焉(君如彼二句)大資告時君勢既不敵於  
人理當自盡於已(非釋而止者矣)大資於時君既示以所  
當近之迹復示以所當為之效焉

**節解**○滕文公問曰問孟子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又公言我滕至小之國也竭盡其心力如之何則可

則可也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昔者周

於邠地狄人肆暴以侵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太王以獸皮之與

於侵害事之以大馬不得免焉太王又以大馬而奉事之不得免

玉不得免焉太王又以珠玉之寶而乃厲其耆老而告之曰

遂會集其耆民之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言狄人心之所欲

也吾聞之也君子木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我魯聞之君子

土地之故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乎此地之無君我將去之

我不日而去邠踰梁山離去邠地喻邕于岐山之下居焉邕

邕於岐山之居焉邕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邕地之人頌其君曰

仁德之人也我之父母也從之者如歸市但見從遷之民紛

當生死以相從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然而性如歸於市

者人喪而爭先也由此觀之發明國也以小事大既竭吾力

而猶不得免焉暗之以利安之以盟委曲以結其歡然後得



可孟子對曰天下之勢二事變而已矣天下之道二經推而  
已矣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使以夷虜不可以化誨懷服  
也吾當以利害之使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  
亦幸矣夫何始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曲求美物無中其情乃屬  
得免焉終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曲求美物無中其情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吾之折節以事狄人而不遺餘力者蓋欲  
與吾民共保土地相安相眷於無穹也今事以皮幣大馬珠  
玉而皆不免乃知狄人之意不在三者特指殺害利吾上  
地而有之狄以土地而戰我必出土地而守規之於一隅之地  
互相攻伐雖吾兵長技未必遠出狄人下而民命不勝其殘  
矣殘民命以易養人之地所獲不能補其所傷吾聞君子不  
忍為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將去之  
居斯地者即尔君也於是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雖以數百年故都卒之以異狄人不惜也斯時也邠人有感  
而相謂曰吾君好生之德治于民心真仁人也亦有君如此奚  
忍負之於是無小無大徙公于邠有如歸市之爭先人矣此  
則遷國以主意何患无君我將去之或作我之身存即是君  
圖存者也主意何患无君我將去之或作我之身存即是君  
也頃就平日說方見其感破國必陳經緯之策而欲其自審  
人有素意不必兼今日言破國必陳經緯之策而欲其自審  
焉○昔者止歸市大資為君國策也必詳資君遷國之事而  
得人心之樂從焉○乃廣止歸市資君為民而遷國故民

而歸之焉○君子不一句論仁者不以其所不愛而及其所  
愛也○二三子二句古人慰斯民之心而示以遷國之意焉  
○夫知止歸市觀賢君之遷國而民從其必有所感矣○仁  
人也三句大賢述邠人戴君之詞而伏其從之之批焉  
**節解或曰世守也** 或人云土地也乃先人之非身之所能為  
也非我身所能**效死勿去** 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  
又曰凡物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可也惟心已所能專而為之萬  
所受於天子以遺後人而世守之也非已所能專而為之萬  
一有不道之虜利吾土地而攻之則背城一戰與國俱斃以  
自靖自獻于先人則身雖死猶生也先人雖無后猶若有后  
也固不可損之以與人矣**破世守也** 一節論國家不專之哉  
此則守正而俟死者也**破者則不當有之人也**○竭力以  
告之賢因時君求圖安之策既

**節解君請擇於斯二者** 太王遷國推也致死守國經也此二  
者太王在君擇而行之能如太王則廷之

不然則當**發明**夫遷國而圖存者一時之權守正而俟死者  
死守而已**發明**萬世之經然經權不可得無遷守不免於  
居一君請度吾之所能行而參之以事勢之不可行民果如  
太王之民與則遷為是而守為非也吾從而割懷土之情亦



足以延將亡之緒民果非從遷之民與則守為是而迂為非  
吾從而為賢聖之圖亦足以彰守國之義出此入彼推君所  
圖外此非吾破大賢欲君審經權之  
所能及也破宜者其善於謀國矣

節解魯平公將出魯君平公將出特欲出外嬖人臧倉者請曰有嬖幸之  
倉進請於魯君平公將出特欲出外嬖人臧倉者請曰有嬖幸之  
平公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往日吾君之出必命  
也今乘輿已駕矣今所乘之車已駕有司未知所之我官不

知所往敢請敢請問其公曰將見孟子平公言我將曰何哉  
何方也敢請問其公曰將見孟子平公言我將曰何哉  
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臧倉言何哉君之所為輕身乘

以為賢乎無乃以孟子為禮義由賢者出夫禮義自而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而孟子之後喪葬母之禮過於君無見焉君  
不可性公曰諾平公即然其發明魯平公將出而君

動其好德之良心也嬖人臧倉非有惡於賢也但恐賢之用  
有以形其短而洞其好勝為不知而問曰地日君出則必命

有司所之蓋一人渙汗群下向風此固朝廷大然也今問  
之乘輿曰已駕矣問之有司則曰未知所之敢請問何不召彼

僕夫而命之以前路者乎公曰吾嘗會齊侯於魯蒙山之下  
聞樂克進孟氏之賢於心終不忘故特造孟子之廬而見之

馬臧倉曰君何為輕身貴以先於匹夫之賤無乃以孟子  
為賢乎蓋天地間至尊者禮至貴者義至難得者賢也之至

難得者以其能嘉天下曾公天下之利禮義萃諸身而已  
矣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以父母天性之恩反以己私而厚

薄之是無禮義矣無禮義固不足以當賢之名非賢者亦何  
以屈人君之重若無勞折節以見之焉公曰然則孟始之以日

節解樂正子入見曰樂正子孟子弟子名君奚為不見孟軻  
也君何為不可曰或生寡人曰平公言或有人告孟子之後

也見孟軻也曰或生寡人曰平公言或有人告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孟子之葬母過於舜是以不往見也我所以中止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樂正子曰何哉前以上後以大夫前以

士之禮葬父後以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前是士之祭禮

大夫之禮葬母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前是士之祭禮

夫之祭禮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平公言不然也謂其後

以謂之曰非所謂踰也樂正子言如此非貧富不同也孟子

父之時貧而為士也貧不得以自盡後喪母富而為大夫也

富則可以悅為一厚一薄是所處之時不同耳豈得為踰哉

發明樂正子入見曰君欲見孟子何臣聞僕夫已戒嚴矣何為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卒平生所學而盡棄之吾不知

其他者所以不往見之也樂正子曰君以軀為踰不知所謂

踰者果安在乎意者前以士之禮待父後以大夫之禮待母

前以三鼎之啻祭其父後以五鼎之豐祭其母因極之恩無

異情喪祭之禮有異致其斯謂之踰乎公曰否是有分焉不

能皆如其類也惡可以為踰哉乃謂棺槨衣衾之美人人得

以自盡禮制不得而拘而孟子乃有齊輕於其門此所以為

公議受讖而圖得踰之名也樂正子曰執此為踰非踰之謂

也蓋親喪乃人子之句而喪具稍家之有無軀之喪父也

時乎為士貧也省則無財不可以為悅其喪母也時為大夫

富也富則不可以天下儉其視此則於時特行者也豈有心

厚薄於其間哉由此言之則孟子之後喪不為踰前喪也明矣既不為踰則得禮義之中正而至意懸虛重下二句意通

不失為賢矣君奚為而不見之或至意懸虛重下二句意通

禮言破喪之意也○非所謂二句門人言大賢之喪因時而

無所失也

節解樂正子見孟子曰樂正子又見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

我克告於魯君魯君君即為來見夫子矣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名倉者沮止魯君

之君是以不果來也平公是以即止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孟子曰人之行或有使而行之行止非人所能也行所以止

或有人之止或有尼而止之也行止非人所能也行所以止

止之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為之是默默之中而寓昭昭

之意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今日臧倉之徒豈能使我



衰

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發明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上

來見而動適館之誠也

為非人力之可及也

人者沮君君是以不果而反

駕來之車也是樂正子蓋

遇者天也天不可必亦自盡

而已耳故人之何天之備之

道窮也必有人使之左右先

容而啓其南征之機偶漸于

人也然原其所以行者乃天

之欲平治天下人特因天以

成耳豈真能使之執所以止

者乃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人

特因天以為治耳豈真能尼

之執夫君子之出處由天而

不由人如此然我之不遇魯

侯蓋氣化方衰而吾適遭其

所窮天未祚魯而陰蔽魯侯

之聰滅氏之子乃人耳安能

以人力而無憾於魯侯亦無憾於天時行而無憾於人且因

四書寶鑑孟子卷之十一



